

紅蕉小說集

本集著者江紅蕉君傳

趙君狂

江君紅蕉之作小說。蓋在九年以前。惟曩者所作。署名不一。或一篇著一名。署作紅蕉者。蓋在四年前也。四年之前。紅蕉方襄助其友人。創辦某銀行。無暇及文墨。張君碧梧則方肆力於述。於小說界有重望。與紅蕉曾共事於浙江之蕭山。治沙地稅課。頗相莫逆。既來海上。仍時相過從。乃謂紅蕉曰。子盍稍擷餘暇。仍理舊紙。作小說家言。有雋味焉。紅蕉曰。諾。我方遑一頑感。將述之。立成瀝血記一篇。不求人知。乃別署一名曰紅蕉。蓋以碧梧在旁。有所觸發於心也。且紅蕉之署此名。固尙有一段故實。在。則其從伯江建霞先生。卽刊靈鵲閣叢書。有才子之目者。南海粵中。著清麗之詞若干首。曾有紅蕉詞之刊行。今海內存者僅二本。而紅蕉得其一。彌爲珍愛。因卽取以爲著。用誌

不忘耳。孰知不數年間。此紅蕉二字。竟爲小說界中之一紅名哉。紅蕉所爲小說。均秀麗有致。多言情之作。而紅蕉則自謂作社會小說。似較有把握。曾草私生子一篇。刊申報。僅千言。而寫私生子爲社會所凌逼。及其天才品格之高貴。使人無不涕下。有粵人張鑄英。及四川女中學楊女士者。竟馳函詢問此私生子爲誰。皆願助一臂之力。以扶持之。初不料紅蕉所寫之私生子。乃爲理想中人物也。夫一理想中之人物。紅蕉寫之。乃能使讀者之注意如此。則其藝術之精。蓋可知矣。紅蕉嘗謂小說與社會有極密切之相互關係。將窮其力而啓發之焉。紅蕉勉哉。紅蕉名鑄。吳縣人。年二十七。去年結婚。新婦葉女士絕美。紅葉姻緣。人稱佳話云。

紅蕉小說集目次

蕭郎畫樓記	一
園中	一五
大好姻緣	二二
花好月圓	三四
古篋良緣記	四九
蜜月旅行笑史	八七

紅蕉小說集
目次



紅蕉小說集



蕭郎畫櫻記

江灣跑馬的那天。濕雷車站停滿了汽車。那些汽車夫都站在電車停處。向電車上。下來的客人。爭兜生意。那七路電車才停頭等車裏。走下兩個女郎。一個穿着一件條子塔夫綢駱駝絨的襖子。裙子也是一色的黑絲襪。着一雙高跟玄色緞鞋子。那個穿一身淡灰色。嘩嘰的襖子。也穿一雙高跟皮鞋。不過身上還罩一件玄色毛綾呢的外國斗蓬。兩人多是一式。歐西高髻。雪膚花貌。臨風娉婷。他們走下來。的時候。便有一個汽車夫上前兜攬生意。招呼他們到一乘轎車裏去。才坐定。又走進一個少年。那少年出落得風神瀟灑。

酒。逸。無。比。汽。車。夫。看。他。坐。定。又。去。招。呼。別。的。客。人。照。這。乘。轎。車。的。坐。位。一。共。可。以。坐。七。個。人。送。到。江。灣。每。人。車。資。一。元。所。以。總。要。拉。滿。七。個。人。才。肯。開。車。可。是。那。三。人。坐。在。車。中。好。久。還。沒。開。車。也。沒。別。客。來。搭。車。等。候。的。狠。不。耐。煩。兩。個。女。郎。瞧。瞧。手。表。已。指。二。點。三。刻。操。心。尤。急。連。說。道。還。不。開。車。真。使。人。怪。悶。現。在。已。跑。過。三。次。了。少。年。狠。想。與。他。們。搭。話。却。狠。赧。於。啓。口。那。女。郎。倒。狠。坦。率。道。先。生。我。們。三。人。就。出。他。七。塊。洋。錢。叫。他。就。開。罷。你。贊。成。麼。少。年。聽。了。倒。漲。紅。了。臉。答。道。遵。命。便。了。說。罷。便。下。車。去。喚。了。汽。車。夫。來。與。他。說。知。汽。車。夫。自。然。應。允。那。穿。斗。蓬。的。女。郎。就。在。皮。夾。裏。掏。出。七。塊。錢。給。了。車。夫。少。年。與。車。夫。便。登。車。就。此。開。行。風。馳。電。掣。走。寶。山。路。直。向。江。灣。而。去。

少。年。也。摸。出。三。塊。洋。錢。還。給。女。郎。女。郎。不。肯。受。少。年。道。我。們。素。昧。平。生。怎。好。討。擾。車。資。女。郎。道。這。些。小。費。何。足。掛。齒。我。們。雖。然。並。不。相。識。但。是。就。此。認。識。

將來何妨訂爲朋友。少年暗暗驚駭，想現在的女郎真是利害，比男人還要出醜了。少年終覺冒昧，又把車資推了好久，女郎也始終不受。後來女郎才說道：「先生既然客氣到了跑馬場，就請你做個東，大菜間裏請我們吃頓點心罷。」少年無法，再推才一笑而罷。大家又通了姓名，少年連忙摸出兩張名片遞與女郎。女郎瞧了，驚道：「原來就是小說大家李芳塵先生。」久仰，久仰。我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芳塵又轉詢女郎穿斗蓬的說道：「我是徐婉如，他是我的表妹殷明霞。我們最歡喜瞧跑馬，每次總是結伴而來。今天狠巧，倒遇見了你。我狠喜歡讀你的小說，你小說大都是言情之作，措詞很溫婉，爲女郎設想的很周到，有許多細微處虧你想得到呢。我常常給明霞談起猜你一定是個翩翩少年。今日相逢，真不出我料也。是一樁奇緣，明霞也道：『李先生的一篇畫樓記真是百讀不厭。』我讀了，想起書中人物好似真有其人。那

篇綺膩貼情細如髮花下讀之教人悠然神往我以為先生的著作要推此篇爲生平得意之作了芳塵聽了他們言語非常驚奇半晌說不出話來暗想他們都是女郎與一個陌生的男子高談闊論毫無顧忌實在不成體統況且同車並不許攙雜他客尤屬嫌疑被老輩中人聽得豈不笑話但是他們評論我的文字之處却有眼光又不像是普通粗識之無的女子加以兩人的風韻美麗入畫使人心醉神馳芳塵便不知不覺的牽惹了無謂的情絲好像蜘蛛結網放出第一根長絲盪漾在空中際被風一吹黏在簷角就在這一根絲上結成萬端千緒的網子再也不能擺脫

一會兒汽車已到跑馬場三人下車進去已是第五次跑馬了他們合夥買了十張大香賓又買了六張獨贏票揭曉出來却絲毫未着下次又買了幾張依舊未着興致很闌珊明霞道我們還是去吃點心罷芳塵不很贊成明

霞只得作罷。芳塵又去獨買了十張馬位票。又未得着。分文婉如勸他看看風頭。不必瞎買。昨天下了雨。今天地上未乾。又都是新馬。不很熟悉。還是等會兒有熟馬出來。再買罷。芳塵不聽。但是身上帶來的錢都已輸完。很覺懊喪。明霞見他如此。就在皮夾裏掏出四張十元鈔票。借給他。芳塵起初不大好意思。拿婉如道。你只要仔細些。去買贏了再還我們。便了。芳塵才收受而去。買了十張。待到揭曉。又是名落孫山。垂頭喪氣。悔不聽他們之言。竟把雪白的洋錢。好似丟入大海。第一次見面的人。借了錢。無以爲償。也太難以爲情。但是想起了明霞與婉如都很闊綽。似乎都是富家嬌娃。垂青於我。并且是文字因緣。豔福尤爲不淺。也是小說中的豔話。說給人聽。一定不信。以爲是齊東野語。又誰知天地間真有此等奇人。此等奇事。麼想到這裏。呆了半天。婉如與明霞又勸他。去用點心。芳塵無奈。只得同去。心裏却很羞慚。想起

身上已無做東道的資格。實在偏促不安。婉如也狠聰慧。知他心病。又借給他五十塊錢。芳塵不肯要。婉如再三推給他。道：「到了上海。你再還我們。」便了。誰沒不湊手的時候。這是算不得一回事。你快收了。罷。被旁人瞧見了。倒很不雅觀。呢。芳塵拗他不過。只得收下。又問婉如明霞的住址。婉如道：「你要不是瞧我們倒很難找。得到要是送錢來呢。你可送到中旺弄積福里門上有塊銅塊刻着一個殷字的便了。要是我們來找你。你不知道。使得麼？」芳塵道：「有什麼使不得。二位能光降。真是蓬華生輝了。我住在梅白格路三德里。到那面只要問一聲姓李的。誰都能指應你的。沒事請到寒舍談談。婉如道：「你晚上常有應酬麼？」芳塵道：「有。雖有些却不甚多。明霞見芳塵一面。答話一面。似乎狠詫疑。婉如的問話就插上去。道：「我們以爲小說家朋友酬酢一定狠忙。誰知我們却猜錯了。婉如狠懇切的向芳塵道：「李先生啊。我們雖是初次相見。」

却一見如故。好似多年老友說也好笑。咧芳塵道：你說初見，但是我腦筋裏記得似乎與你們曾經見過的了。可是想不出在那一處那一天你們可有同情。歷明霞道：我也如此。咧婉知道我又何嘗不如此呢？既然如此，我們算了。老友罷，可是我有句話奉勸說了。不知你可要生氣。芳塵道：兩位有什麼話只管實說。我狠歡迎。怎敢生氣。明霞嬌嗔道：我們好好與你說話，談不到敢不敢說了。便怎樣呢？芳塵連忙賠罪道：這是我不善語言之故，開罪之處務請兩位原諒。則個我下次再不敢無禮了。說得婉如與明霞都笑道：不許你說不敢。你偏要說不敢，真好笑呢。芳塵見他們笑時，臉如朝霞，酒渦圓暈，生春加了一口。編貝白玉的細齒，櫻紅的嘴唇，真似天仙化人，猛想起此情此境，又好似在那裏見過的，凝神想了一會，却仍想不起來。婉知道你又欺了我，有句話還沒說。咧芳塵道：快說罷。婉知道你做的小說賣給書局裏大

約有多少錢。一篇芳塵道小說算字數的。上海做小說的最貴。也不過四五塊洋錢。一千字。婉如道像你的東西。賣幾塊錢。一千呢。芳塵道我的東西。雖然不見得好。却也不算壞。但是賣小說。稿一半。果然是賺好。歹一半。却也論資格。資格老的。做出牌子。非多少錢。不賣。書局裏要他的東西。做幌子。只得受他。但是對於普通的作家。就狠挑剔了。我的東西。頂貴的。也賣過四塊洋錢。但是兩元三元。的居多。有時一元也賣。沒有一定。婉如道賣文生涯。真正清苦。那麼一千字。要寫多少時候呢。芳塵道做小說。先要造意。造好了。意方始可以寫出來。造意是不能規定時刻的。寫呢。每千字。要三刻鐘。最快也要三十幾分鐘。咧明霞道。照此而論。每天所成小說。也很有限。一天的進款。真是辛苦的。腦筋換來的呢。婉如道。先生。可是單靠做小說。過活麼。每月統扯有多少稿費。可收。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說道。先生。聽我如此多問。不厭唐

突麼芳塵道無妨無妨我也最喜談話呢我近來狼喜歡遊要并且常有頭痛之症不能多做所以每月收入統扯不過百元左右罷了不瞞兩位女士說我家庭雖然狼簡單可是上海開支很大每月開銷倒也不小我又不很能節儉稿費到手頃刻便完所以常在拮据之中婉如道是呵所以我話奉勸請你節省爲要我雖不曾做過小說可是理想之中似乎做小說的人執了一枝筆裊裊擲擲寫成一篇東西真不容易好似縫衣裳一般有句老話叫遊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綫那遊子穿的衣裳怎想到慈母一針一針縫綴的辛苦買小說看小說的人也怎知小說家落筆時灌注一滴一滴的心血我的謬見瞧你用錢似乎不肯顧惜絲毫沒有小說家吝嗇的態度我倒很替你擔心所以勸你以後用錢總要想到落筆時的辛苦像你今天所輸的計算起來已穀你一個月的手不停揮了你難道不關痛麼芳塵聽了慚

顏萬分却又狠敬畏。再想婉如與明霞又像女學生又像執紼小姐。瞧他的舉止似乎是一個放浪的女郎。聽他的言論却又是一個女博士。并且一見如故。真識不透他們是何等人物。不過被婉如幾句說話好似服了一盞清涼劑。很自悔生平用錢的浪費。愈加感激婉如與明霞。又想起從前爲了傾倒一個妓女着實用了些錢。可是結果很壞。至今懷惋不堪。現在無意中遇見了他們。真是紅塵知己。感激之餘。就不知不覺垂了兩點眼淚。婉如與明霞見他如此也悽然淚下。深深的嘆了口氣。旁桌上的人見他們如此都很奇怪。交頭接耳的談論明霞道：我們走罷。

這時已跑第八次馬了。三人走到掛牌面前。一瞧見大家嚷着買十七號的馬。婉如順次瞧着牌子。一直瞧到第十九號馬名。Everyone 騎的却是一個中國人。姓李名大星。婉如暗暗拉了明霞與芳塵走到十九號櫃上。合買。

了五張獨贏票。並不到看台上。看跑。却立在揭曉臺前。恭候揭曉。待了大約有二十分鐘光景。那獨贏架上。插上一塊號牌。却是十九跑至領款處去。攢合裏的人。收了票。就付與他們五千五百十五元的鈔票。三人包在手巾中。歡喜而出。明霞道。我們還是回上海罷。這錢三人均攤。芳塵先生應攤着一千八百三十八元。咧如今好了。翻本出贏錢了。芳塵道。我此次並沒下注。你們受得了大贏。可見起初買不着。都爲我灰氣。星所累。這次我不能分紅的。兩位均分罷。婉如道。你說那裏話。我們三人起初是合注的。此次自然也是公賬。況且你起初已輸的。怎能任你向隅呢。我的意思。不怕你見怪。你的境地很窘。還是你一個人得了三千餘下的。我們照分罷。明霞你以爲如何。明霞道。我很贊成。銅錢銀子在有的時候。很不足奇。沒有了。就見得珍貴了。像你靠着一枝筆。過活。要寫出三千元。何等困苦。我們呢。老實告訴你。照現

在的境地弄錢是很容易的事就是把這筆贏款全數支配與你也可使得不過你也未便贊成就照婉如的辦法倒很妥善咧芳塵再三不肯應允後因實在拗不過他們便在汽車中瓜分芳塵又數出一筆錢還清了起初所負他們的債務雀躍而歸

芳塵回到家裏才記起未曾和他們約定後會的日期很自抱怨但是腦筋裏却已留着兩個很深的印像兀自磨滅不去無論什麼時候總想起他們不能去懷一天畫師張劍雄請他吃飯在桌子上一本畫稿中翻到兩張照片大喜欲狂原來就是平日朝思夢想的婉如與明霞才記得當時劍雄臨這照片畫成兩幀放大的影像臨了櫻唇上的顏色還沒着好芳塵就鬧玩意代劍雄調丹塗脂看上了紅如嫩櫻愈顯得嬌豔欲滴誰知畫中美人邂逅了又交臂失之很怪造化弄人往往顛倒如此芳塵見了這兩張照片心

中頓如小鹿亂撞一般。驚問劍雄這兩個女士姓甚名誰。劍雄道這兩個你不認識麼？就是花界大名鼎鼎的婉如與明霞。你怎不知道？芳塵道你休得胡說。我信他們決非青樓中人。劍雄道如若不信，晚上到館子裏去吃夜飯，叫他們的局來給你瞧如何？他們從前原是好人家出身也，讀過八九年書，程度也很好，不幸墮落。平康墮落的原因很悲慘，改日再告訴你罷。上次所書的照我已告訴他們，櫻唇是你所畫，他們都很喜歡。今天何妨叫他來談談？芳塵道我總不敢以青樓中人待他，咳，好好一對天仙，不幸墮落在這裏，真令人感慨係之。

劍雄慙了好幾次。芳塵始終不忍叫他們的局，可是想思咫尺，積憂成癖，便把看跑馬的一段故事告訴了劍雄。劍雄便私去寫了局票，不到一刻，姊妹二人果然姍姍的來了。大家相視了好久，又執了一回手，却又始終沒開。

口。但是三人的心中。息息相印。好似打了一個秘密長電。與說過話的一般。明天婉如們差人打聽得芳塵地址。自己跑去呆了半晌。婉如才說道。明天我們要嫁了。芳塵驚道。可是真的麼。婉如嘆道。我們現在已成騎虎之勢。不能不嫁了。所嫁的。却也是弟兄兩個表面上似乎很圓滿。骨子裏我們想起了。你實在悲傷。我們與你其實只見過一回。似乎談不到愛情。我們自己也不信。天地間竟有此事。今晚沒事。我們儘此良夜談談罷。以後你就變是蕭郎了。

婉如在袋裏摸出一方胭脂遞給芳塵道。請你也照畫片著一着色罷。芳塵便立起來替他們斟酌勻淡畫了一回。櫻唇悽然淚下道。這是一個故意做出的紀念罷了。以後的光陰。想起今天怎樣。可以忘情呢。明霞道。將來或者再有再見的日子也。論不定的。可是你千萬不要忘了我們從前勸你的說話。

春宵苦短別話淒涼。斷腸他們三人哭一回。講一回。曙色報曉了。他們就草草的分別了。
紅蕉道。至情的人。至情的事。說不定。天地間竟有此人。竟有此事。不能說這篇完全是虛誕的盲詞。



園中

端陽過了。以後榴花也慢慢的謝了。蜀奇花開了一陣子。也中道委化。宛如佳人的命。薄曇花一現罷了。鬚鬚生在暮春的時候。瞧了花事的飄零。也曾傷感過。幾回如今。瞧着黯黯的綠蔭。又想起了從前的影史。不免愁上心來。唉。如今的樹上。却還有白頭翁。叫着半斤八兩的鳴聲。可是少年不長進。

一會兒。老了。怕也。沒這禽鳥。逍遙自在得多呢。

鬚鬚生。生來脆弱。經不起幾次傷懷。却又感冒起來了。一連睡了六天。大夫勸他出去。疎散疎散。倒比吃藥有效。他也想長日消磨在病床。藥鼎也厭倦得很。便獨自的走到花園裏去散步。那天溽暑方蒸。汗流如漿。太陽像火一般的曬着大地。上一切絲毫沒和善的態度。鬚鬚生先走了。寄風閣的旁邊抄着近路。打聽雨軒的迴廊過去。又過了迎虹橋。一帶竹蔭。便到了瘦影樓。那時。黛珠午睡。剛醒。還倚在碧紗櫺裏的一張安樂椅上。養神。滿樓靜悄悄的。只有窗外風吹竹子沙沙的聲音。小丫鬟紅兒却站在安樂椅旁。給黛珠捶腿。瞧見鬚鬚生上樓來。便低低的對黛珠道。二爺來了。黛珠道。快把櫺門開了。好讓他進來。紅兒果然跑過來。開了櫺門。道。二爺寒熱退麼。怎的便跑出來呢。鬚鬚生略一點頭。便跨了進去。紅兒却帶上櫺門出來。

黛珠道：「昨天我來瞧你大夫，正在給你診脈，所以我沒進來打聽你丫鬟阿鵲據說還沒退涼，只吃得半盞香粳米粥。怎的今天打猛太陽裏走來，你喉痛剛好受了暑熱，乳蛾又要發作了。快些這簾榻上躺一會罷。」

襲生便依言坐下，瞧瞧這紗櫺內地上鋪了細紋花蓆，擺着三四張簾椅几，榻另外一口紫檀的十景櫥羅列着許多珍細古玩，以及爐鼎玉甌之類，那爐鼎裏燃着上好的奇楠香，氤氳馥郁，滿樓聞香。

襲生道：「今天涼已退了，喉痛也好了。大夫叫我出去疎散疎散，我想自己腳勁狼狽，不能走遠，所以到園裏來瞧瞧妹妹。不知妹妹昨天咳嗽怎樣？天氣雖熱，電風扇多開不得，電風最容易吹壞人的妹妹，要保重些才好。」

黛珠道：「可不是麼？你總不聽我說話，常在太陽裏跑來跑去，我吹壞了，却也不干你的事。啊，你能清早或太陽落山以後出來，最好否則也要僮兒們打了傘才

可以出來啊。你不保重身體。我的身體就是保重好了。也沒用呢。黛玉說着。眼圈兒一紅。便要想哭了一會兒。紅兒進來了。手裏托着一只白地青花的眼盞。盤中放着兩只燒料的白玻璃杯。每一只杯中都有小半杯的白開水。黛玉問道。可是沙滑。水麼。紅兒道。是的。不過溫了。又問道。二爺還是滲荷花露呢。還是滲薔薇露。麝蠟生道。喝薔薇露罷。最好把玫瑰露略略也滲些。紅兒道。於你病體。玫瑰露並沒多大益處。還是多喝些薔薇露。却狼清內熱的。說着。到十景櫺裏。捧出一個玉甌。開了蓋。却有一個白磁勺。輕輕的勺了幾勺。傾在杯內。分別的捧與麝蠟生與黛玉喝。又把玉甌蓋好。放入十景櫺內。黛玉道。你把電扇門關了罷。二爺吹不起的。瓶裏的荷花快謝了。叫僮兒們再去採兩朵來。換一個魚膽青哥窰瓶。供在這裏罷。夜裏採些晚香茱來。紅兒道。昨天小姐不是嫌花氣太重麼。可又來了。麝蠟生道。你時常要頭痛。晚

香菱的香太濃。你禁不起的。還是別聞罷。黛玉道：「那麼紅兒你去瞧瞧。早上買的雪藕。可還有去切幾片來給二爺吃罷。須要當心着。莫切得太厚。礙着牙齦。要生痛的。藕是吃不壞的。哥哥你也多吃幾片。只要嚼了吐渣就行了。你待病好了。何妨遷到園裏來住罷。我也可熱鬧些。」蕊姊姊、英妹妹、婉妹妹。他們都是在園裏合夥兒頑。分鳳仙種咧。做冰淇淋咧。每次來邀我。我却懶得動彈。後來他們見我不去。和熱鬧也就不來邀了。待到我高興的時候。他們既不來邀。我自己掩上去。又難以爲情。所以倒狠孤寂。不過給紅兒談罷了。那邊襲襲仙館也涼爽得狠。離這裏又近。只要走一截子。迴廊便到了仙館的門口。梧桐成蔭。芭蕉涼氣撲人。再加了窗外池塘裏的荷花清香。多麼舒服。比我這裏單有幾枝竹子強得多咧。你還是依舊遷進來罷。襲襲生道：「妹妹你聽蟬聲又來了。你還記得當初你到我家來的時候。也是

這個時候麼？當時我便是第一個奔出來接你的，奔得太快了，却在門檻上絆了一交，你撲嗤的笑了一笑，我就爬起來逗着你，道：「妹妹笑了，你又慍了。」從此一連三天沒歇，我陪了十九次，不是你才解慍呢。如今蟬又叫起來了，想起了十年以前，事好似還在目前，不知妹妹可還記得？黛珠微嘆了口氣，停了好半晌，又嘆道：「咳，不說也罷了，當年不到這裏來，便不會認識我們。雖是至親，却也住得太遠，從小也不會見過面。咳，見過了面，却又怎樣呢？舊年吐血死了，反乾淨了許多。如今……說着，兩眼一紅，頓時明珠一般一顆顆的掉下來了。黛生也陪着淚道：「都是我的，不是勾起了妹妹的愁懷來了。」說着，便掏出一塊白絲巾走過來，給黛珠擦淚。黛珠也替他擦着，黛生道：「妹妹，你別悲傷，你時常哭泣，我心裏難受的。」妹妹難道不知我的心麼？我無論如何總忘不了妹妹，妹妹，你別哭罷。」

一會兒紅兒又來了。手裏端着一盆子的雪藕。瞧見了黛玉哭泣。便嘆道：「二爺又惹小姐哭了。他爲你的病急也急了。好幾天怎的又來欺負他呢？」襲蓮生道：「這是我不是。託你勸勸他罷。」紅兒道：「我是不會勸的。你闖的禍。你自己去收罷。你瞧小姐又咳嗽了。昨天吃了慈孝竹的竹瀝。嗽才好些。你又使他咳起來了。說着走過去。與黛玉道：『背黛玉道：』算了罷。他病也才好些。你去埋怨他作甚。我哭自有我的愁懷。不干他事的。啊哥哥。你吃藕罷。別去聽紅兒的話。」

襲蓮生推開了櫺門。走到窗邊望了一望。瞧見荷花池內已有一對鴛鴦。披枝拂葉而出。浴水作戲。風吹着荷花一陣陣清香吹送過來。那蕊珠住的漱芳院。以及慧英住的擁翠閣。婉香住的藕香榭。都有簫聲迭起。吹着洞天歌。畫眉序。二郎神等曲子。都是袅娜悠揚。在荷風裏輕輕地送到耳邊。想是他

們浴罷晚涼。趁著這荷風沁人。樂一陣子呢。又瞧見中間承露台上。有幾個儂兒。在那裏洒水。便回身對黛玉道。好婆。叫的說書堂唱聽。說是楊雙擋的。三笑。每天在承露台上彈唱。今天開唱。少不得合家要來聽的。如今太陽早已落山了。少停妹妹也去聽聽。則個黛玉點了點頭。鬢生道。我要回院子去。吃藥了。黛玉道。叫紅兒送送罷。



大好姻緣

星期日的早晨。畫師李倚玉六點鐘就起身了。盥漱完畢。檢出一副保安剃刀。照了鏡子。自己剃鬚髥。一面想着前途的幸福。如在目前。心中非常快活。好似嬌妻就在鏡子裏對他淺笑。兩個酒渦裏藏滿了無盡的情意。白雪一般的臉。愈顯得嬌嫩可愛。想到這裏。自己便不知不覺的笑了。誰知這一笑。

沒留神。手裏覺得格得。一來頓時在雪白的肥皂泡內隱隱現出一條紅痕。連忙拭乾。一看下顎上已割碎了三分多闊的口子。鮮紅的血慢慢滋出來。忙找乾粉搽傷口。找了好久。沒有却在手指上又割破了一個口子。着了肥皂水。隱隱覺得有些痛。他弟弟懷玉恰巧走進來。見了大笑。倚玉央他去找粉。懷玉道：哥哥剃光了鬍鬚。可是到嫂子那裏去談心嗎？你兩次沒帶我去吃糖。今日天有眼睛報給我看了。我偏不給你找粉。看你怎去見嫂子。倚玉道：好弟弟。今天准帶你同去。你快給我找來。搽上罷。現在痛得緊。咧懷玉道：哥與我向來不搽粉。粉種也沒有教我那裏去找呢。除非到嫂子那裏去。准有的呢。倚玉道：遠水救不得近火。好歹給我去找些來罷。說了又千多萬謝的好幾聲。懷玉才跳躍而去。沒一刻手持一包牙粉而來。笑道：香粉委實找不出。種將就用些這個罷。倚玉便抓了些搽上一面。把未剃的地方草草修。

蕖完畢收拾好剃具用過早膳一瞧鐘上還只八點十分距離與張紅蕖約的時間還早就坐在沙發上呆呆出神。

懷玉今年還只九歲在萬松小學裏讀書有個女教員對於懷玉非常鍾愛常在散課的時候領懷玉到自己家裏去玩送東西給他懷玉呼他爲張先生他總不狠滿意暗暗關照他道在校中的時候不妨稱呼我先生出了校門你可以呼我爲姊姊懷玉從此便稱他爲姊一天校中開家族懇親會所有學生的父兄等都請到來是聯絡感情二來是調查學生家庭的狀況懷玉的父親早故除了母親外只有一個哥哥就是倚玉所以那天倚玉便去列席懷玉一班裏的主任教員就去招呼倚玉互通姓名才知這教員姓張芳名叫紅蕖就是張富翁的女兒品學甚優倚玉便把懷玉重重託他紅蕖略略謙遜便一口應允笑道不瞞李先生說我除了一個妹子兄弟一個

也沒有懷玉人狠聰明。并且狠用功。我狠喜歡他。我直當自己的弟弟。一般在校裏的時候。自有我當心。李先生儘管託膽便了。聽懷玉說李先生丹青甚好。以後想討教。討教倚玉謙遜道。這是瞎塗塗。不能算作畫。你休聽懷玉胡說。紅籟道。李先生休得客氣。法繪已在美術展覽會見過好幾次了。倚玉道。獻醜得狠。還請女士指教。紅籟道。我最喜歡一幀「臨別」的油畫。我還記得畫的是垂晚時候。暮色蒼黃。野鳥都是倦飛歸林。溪流潺潺。微風吹在兩人輕沙的衣衫上。飄逸有致。他們兩人立在橋上握手欲別。但是還不忍就走。狠悲涼的神情。一望而知。男的似乎慰着女的。叫他不要悲傷。離家已遠。不必再送。女的似乎不放他走。叮嚀他保重身體。那種情態。畫的栩栩欲活。足見生花之筆。那得不令人佩服呢。說到這裏。壁上時鐘已敲六點。天色也漸漸暗了。倚玉留神一看。看見學生家族都已星散。紅籟也覺得第一次見

面說話太久。臉上便升起兩朵紅雲。好似雨後的芙蓉。嬌豔欲滴。倚玉呆了。一會方始帶了懷玉告別而去。紅簾送到校門目送他們走過了青楊橋。不見了影子。方始進來。悵然若失。

明天課後。紅簾又帶了懷玉到家裏去。取出一套新做的小海軍服。送給懷玉。又留他吃晚餐。所有各式菜食。均是懷玉平時最喜歡的東西。紅簾的母親太太也很喜歡。懷玉贊他相貌好。連連吻他的臉。又問起他哥哥的事情。懷玉道。我哥哥一天到晚作畫。畫好了就拿出去賣。好像賣得的錢。就作家用。我的學費也是他給我的。太師母你見過我哥哥的畫麼。張太太道。沒有見過。你可能向他討一幀送我嗎。懷玉道。太師母當真要我今天回去。就向哥哥討一幀送來便了。張太太道。你哥哥可曾定婚麼。懷玉道。他每月進款很少。那裏來錢定婚呢。他所作的畫。都是一家書局裏買的。每月只有三十。

塊錢薪水還有合同呢。張太太道：「這合同你可曾見過？是怎麼說的？」懷玉道：「見是見過，可惜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句是說：『所有哥哥的畫一概要給這書局的一幀，也不許私售與人。』」遠則以前的薪水要完全償還書局，所以我哥哥每月只有三十塊錢。但是作畫甚多，却一幀也不能另外賣錢。張太太道：「那麼合同訂多少時候呢？」懷玉道：「好像要三年。」咧張太太嘆道：「咳！你哥哥真可憐。可是這家書局也太刻薄了。說到這裏，回顧紅籬，瞧見他也在那裏暗暗嘆氣。」

他們的說話很長，不覺已到十一點鐘。倚玉在家裏等候懷玉回去。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想懷玉年紀很小，不要被人拐騙了。去平時一散學，總就回家溫課。就是到張家去，至遲六七點鐘也回來了。今天何以還不同家？難道出了岔子麼？瞧瞧鐘上的長針，一分一分的過去，心裏就一分一分

的急候到十一點半再也耐不住了。便戴上帽子跑出去找尋先到萬松小學看門的校役。早已熟睡打了好半天門裏面才有應聲隔牆說話。再加了睡意惺忪胡纏了好久才披衣出來開門。倚玉忙問李懷玉可住在校中校役道此地沒有住宿的。懷玉還是四點鐘出去的呢。我夜裏出去買香烟。好像見他在糖攤上賭糖吃呢。倚玉道這倒奇了。他向來狠規矩。一散課就回來決不賭糖吃的。今天何以如此呢。一定被同學引壞了。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老話究竟不錯呢。現在那裏去尋他呢。說到這裏門房裏另一校役已醒。插嘴道半夜三更來尋學生。可是誰走失了。沒回去麼。老朱外面講話的是誰。老朱道李懷玉到這時候還沒回去。所以他哥哥來找他呢。孫二寶你可瞧見過李懷玉。你快說給李先生聽。好去找尋孫二寶道我當是誰走失了。原來是李懷玉。他不是張小姐領了出去的麼。說不定在他家裏呢。倚玉

道張小姐是不是張紅籟先生老朱道他就是三年級主任教員他家離此不遠就在綠蔭路七十二號你快去找罷倚玉便奔往綠蔭路在黑裏找了半天見一座小洋房兩扇鐵門已關門上有一盞白燈寫着張公館門旁有電鈴他伸手就按按了約有十分鐘之久裏面就有人出來開門倚玉怕敲錯門先問這裏可是萬松小學張先生的公館那人答應道不錯倚玉道那麼請問一聲有個學生李懷玉可在這裏那人道他是在這裏你貴姓可是來領他回去倚玉道是的我是他的哥哥我給你一張名片罷煩你去轉達一聲說我來接他回去叫他快快出來見我那人道那麼請你客廳裏稍坐兒我去通報便了倚玉便遞一張名片給他那人關上門請倚玉同進客廳開了電燈請他坐下自己才去一會兒張紅籟便伴了懷玉一同出來倚玉忙道深夜驚擾實屬不安請女士原諒因爲舍弟年輕怕他走失不知却在

府上紅籟道我因爲明天是禮拜不必早起所以帶他到寒舍來玩玩聽聽留聲機片彈彈琴却忘了時刻沒差人到府上來知照有累惦念非常抱歉倚玉道旣在府上倒狠放心懷玉道姊姊送給我一身哩嘍的小海軍服哥哥可要瞧瞧倚玉道女士何必化費盛賜決不敢當紅籟道小衣服要不了多少錢小孩子穿了軍裝很好玩所以給他製了一套先生何必客氣我母親也很疼他好似一家人以後可以隨便些說到這裏覺得失言臉上頓時紅了起來倚玉也侷促不安大家靜默了好久

從此兩度邂逅倚玉與紅籟芳蹤漸密每逢星期總一同出去散步有時紅籟也到倚玉家裏讀書大概男女間談話往往寓有靈犀意在言外清談一定變成情話所以後來倚玉與紅籟竟成爲佳侶懷玉見他們要好嬉笑道紅姊姊愛我可惜要嫁的要是做了我的嫂子我真快活咧紅籟又紅雲疊

起。羞不可仰。倚玉乘此求婚。竟得了一個美滿的結果。

那天星期美術展覽會又開幕。倚玉也有作品。陳列在內。紅籟約他九點鐘同去遊覽。所以一早就起身。恭候未婚妻。太快活了。不意剝碎了臉。被懷玉作弄。他坐在沙發上。想起自己近來的潦倒。一些也沒積蓄。結婚費用也無着。落良辰美景。却飛也似的過去。新作了一幅油畫。名叫「玉人歸矣」。再與書局商量。說定此畫得由自己賣錢。可是兜了好幾處。都嫌價貴。不要。今天把這畫陳列在會中。不知可有人賞鑑呢。想起此事。心中非常煩悶。再加倚玉的志氣很高。明知紅籟家裏很有錢。但是結婚的費用。無論如何定須自己措辦。不肯與紅籟通融。但是照現在的境況。一世也積不起一個錢。母親又老了。弟又幼小。擔負很重。却把紅籟儘管蹉跎。怎對得起他。心中常懷着說不出的懊惱憂鬱。非常紅籟屢次勸他。也沒效驗。紅籟怕他憂鬱成

病也狠憂急。可是結婚的時日總是迢迢無期的歲月。每年却總開幾種花。圓幾回月。像箭一般的飛過。

大概小說家與畫家的一件作品自以爲是一生得意之筆。拿給人家去看。不見得一定受人賞鑑。所以倚玉的「玉人歸矣」一幀畫在倚玉眼光裏。自覺一身精力所萃。畫得細透入微。畫意如心。可稱絕作。但是受了許多人的評論。最後也沒人顧問。心灰意懶。悽涼萬狀。但是書局裏所印的時裝美女。也是我所畫的。却再版三版四版。印之不已。大家歡迎。這畫上的署名已爲書局所刪去。買畫的人只知道這畫是某書局所印。誰知却就是被人屏斥的倚玉呢。想來又好氣又好笑。

一天各報封面上都登着一段狠鮮明的廣告。說收買李倚玉的畫。不論大小尺幅。油畫水彩等作品。都要價格不拘多少。件數也不拘多少。愈多愈妙。

如有願割愛者可送至某處某君收轉立兌現洋等語這廣告登了三天果然有許多人都捧去求售價格都很大有一幅水彩畫倒賣了四千元各書局的底稿因貪了重價也都來求售後來倚玉也叫人捧了「玉人歸矣」去賣却賣了兩萬塊錢倚玉非意料所及想天下竟有如此嗜癖的人真正教人快活得了不得

有了兩萬塊錢他就預備結婚了結婚的日子裝奩在路上足足一里多路長內中有許多最特式的便是許多畫倚玉一瞧他畢生的作品完全無缺最得意的「玉人歸矣」也在其內快活得非同小可

他弟弟懷玉插趣道哥哥嫂嫂結婚我也買了一件上好的禮品奉送二位請勿推却一定要受的倚玉紅簾都問他是什麼東西他便拿出一個紅綢包遞給他們道現在不許打開來看請到九華帳裏二人同看尤妙倚玉啐

了他一口連忙打開一看却是一本新出版的「快活」雜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花好月圓

有一個英俊少年名叫陶凡義住在稻飛村並沒有多少家私可是合村的人家都比不上他所以他竟是稻飛村的首富了一天他把田裏收下來的穀子帶進城去出賣這時米價很貴他一共賣了三百塊錢鄉下人總喜歡現洋錢的他也如此向店裏要了三百塊現洋裝在一個布袋裏背在肩上慢慢的走回村來俗語說百步無輕擔他負了三百現洋起初還不覺得怎樣後來越走越重不覺日已西斜天色慢慢的黑了走到家裏狠是疲倦吃了

夜飯就把洋袋安在褥子底下。狼安適的睡了。這時月光狠亮，照在窗上，却狠美麗。陶凡義心裏掛念着洋錢，提心弔膽，不狠睡得着。時常跳醒過了兩個鐘頭，朦朧中好像有個人伸手到褥子底下來。陶凡義驚醒了，坐起來，猛不防有樣東西在他頭上重重的擊了一下，幾乎暈過去。他想我的家私完全在這口袋裏，萬不能被人偷去，所以仍奮力坐起。在月光裏瞧見一個黑影子，剛從窗子裏爬出去。一會兒就不見了。他一面瞧得分明，一面狂喊道：捉賊！捉賊！一面自己也从窗裏跳出，想跟蹤擒賊。這窗離地有三尺多高，窗外是一個小園，有一道籬笆圍着。籬笆外面就是一大片的田地。陶凡義在園裏四面一望，毫無賊影，以爲賊已跳出籬外。他也從一顆樹上爬出籬外，四面一望，仍無蹤跡。他以爲賊一定在田裏奔跳，可是月光中再也沒有人影。只見前面有一座山，黑壓壓的堆在那裏。陶凡義四面細細找了一陣，失

望非常回到屋裏各人都因他捉賊的聲音在睡夢中驚醒披衣起來先點了燈開門出來打頭的叫戴五陶凡義見了他狂呼道戴五賊在屋上或者在外缺捉快捉別被他跳走他一面說着一面奔到房裏去尋褥子底下的洋錢究竟偷去沒有有好幾個女傭人及田工却遮住了去路像一羣亂鴉一般張惶問道主人究竟什麼事啊陶凡義大略告訴了他們叫他們快去幫戴五捉賊那些人就一閃而去陶凡義跑到床邊把褥子翻起來一摸洋錢連袋果然不見心裏痛得像刀戳一般他想這一袋洋錢便是我全部的產業現在是破產了半晌透不出氣來癡立了好久才點了燈穿起衣裳想這洋錢要是把他藏在地窖裏就沒事了如今是悔已無及可是我這洋錢放在褥子底下誰也沒瞧見難道是個鐵算盤會算得出的麼屋中路徑這賊一定熟悉所以他跳走得如此之快傭人都狠規矩不會與賊通氣這真

奇了。可是明天下午還要償一筆債。這筆債一共有二百五十元。每月要出重利。早想還了。只因這幾年的收入只穀開銷。委實沒有錢多下來還債。難得今年收成略好。而債主常來坐索。前天他來說。明天下午要是再沒得還。一定要提起訴訟了。先捉你下監。然後封你的房子。拍賣你的東西。我已答應還他了。拿錢回來的時候。一路想這筆債還清了以後。所有出息完全放在我的袋裏。不再給別人做牛馬了。心裏何等快活。現在是破產了。俗語說。命裏窮。拾到黃金變了銅。真是不錯的啊。

大家尋了好久也沒影蹤。陶凡義便派了一個人到城裏去報警察。其餘的人仍舊叫他們搜尋。可是大海撈針。何等煩難。直鬧到東方發白。才算罷休。主僕都是愁容滿面。陶凡義臉色發了青。兩條眉目緊蹙在一起。好似變了個一字狂嘆道。我的洋錢放在褥子底下。一定有人瞧見了。賊去通知他的。

否則賊不到箱子裏去掏也不往廚裏去偷。怎的一伸手便伸到我褥子底下。下來呢那些傭人們多辨道誰也沒瞧見過主人有洋錢放在褥子底下。況且我們向來規矩更沒歹人爲伴。主人別疑心我還有一個燒飯老太婆說得頂響他也說沒見過洋錢。陶凡義細細把各人面貌審視了一遍覺得都沒可疑。嘆了一口氣到門口走來走去轉着念頭。他想上半天捉不到原賊。非破產入獄不可。想到這裏心裏非常難過。原來陶凡義在父親手裏欠下一筆債一共二百五十塊洋錢。兩年前父親死了他就負了這債務。田裏收成並不甚好。還有完糧納租所餘有限。今天微天之幸除去糧租還多三百塊洋錢。誰知又給賊做了一年的牛馬。怎不心痛。

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快得好似一分一秒。陶凡義抬頭瞧着鐘上。驀然見針已指着兩點鐘了。他想債主一定要來了。債主一來我的命運就要告終。

房子也要封了。器具東西一古腦兒都要標賣了。我自己住到監獄裏去了。欠了債沒得還。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啊。我犯了法。自然要受罪。自然要破產。還人家。可是我父親臨死的時候叮囑我。積蓄起錢來千萬把這筆債還清。我現在如此怎對得起死父呢。想到這裏。眼淚簌簌的落下來了。燒飯的老嫗已把中飯煮好。端整出來。可是陶凡義心裏憂急得一粒飯也吃不下去。哭哭啼啼像瘋了一般。一會兒又聽得門外有人走路的聲音。漸漸的近了。他急得臉色白得像紙一般。以為債主一定帶了警察來。了一定有三響頭的法寶來了。什麼叫三響頭法寶呢。就是傳票排票封條三件東西。照例是慢慢的逐步而來的。要是同時而來。陶凡義立刻就破產。立刻就下獄。陶凡義一眼不瞬看準了半開的大門等債主進來預備跟警察同去。不必乞憐。欠債的向放債的乞憐。舌敝唇焦。徒然無益。不如去向牆壁商量。這時脚

聲已到門了。陶凡義全身的血像沸了一般。差不多血管都炸裂了。猛然從椅子上跳起來。跳到門口。一見來人。頓時血也行得緩了。臉也轉色了。向來人看得呆了。心裏好似一塊千金石落了下來。可是一會兒又驚奇的念頭。又像潮湧一般的起來了。原來來的是一個狠美麗的女郎。女郎穿一身玄色衣服。左手提一只黃色的籐籃。分量似很重。籃裏都是玫瑰花。臉龐圓圓的。又白又嫩。玫瑰花映着微微有些紅霞。一頭漆黑的髮光可鑑人。還有一張櫻桃小嘴。牙子像編貝。真是美麗極了。

這女郎陶凡義是常遇見的。常在清早的時候。陶凡義騎馬進城。女郎總在樹蔭底下望着陶凡義跑過去。與他攀談。却又逃避了。如此邂逅。已不知道若干次了。不知怎的。忽然光降起來了。真是奇怪呢。兩人呆了好久。還是女郎先開口道。冒昧而來。請勿見怪。說時聲音很低。並且帶着顫。似乎心

裏受了驚恐。而且羞澀的樣子。陶凡義心裏狠想與他談談。可是滿肚裏搜。索。竟找不出一言半語。女郎自己緩步走到裏面去。一面走着一面姐姐裝着笑道。我有樁要緊事情。所以跑到此地來的。說時。輕轉秋波。剛與陶凡義的目光相遇。頓時臉上起了一陣紅雲。愈顯得嬌豔欲滴。陶凡義跟着走進道。不論有無事情。女郎光降。小子總非常歡迎。請隨意坐罷。寒舍猥褻得。請女郎原諒。陶凡義嘴裏雖然說得溫文爾雅。心裏却念念不忘在失竊的洋錢。總是忐忑不定。女郎鄭重的把花籃遞在桌上。檢去花朵。提出一件東西來道。這是你的東西。應當歸還與你。陶凡義一瞧。喜極欲狂。歡呼道。這是我的洋錢袋。啊。接着又囁囁道。這東西不知女郎從何得來。可否告我。女郎顏色驟變。嘴唇泛爲白色。並且顫得非常瑟縮道。你不必問他。說時把這袋解開。手指亦顫得非常。他把袋裏的三包洋錢遞在桌上道。這是三百塊。請

你點一點數。並無短少。陶凡義一點果然不錯。想這女郎平素總是避我。今天又自己跑上門來。並且失竊的洋錢也帶了來。真是奇之又奇。難道女郎是偵探麼。否則與這竊案何以發生起關係來呢。

陶凡義點洋錢的時候。沒留神。誰知拾起頭來。女郎早已走出。陶凡義忙把洋錢收拾起來。跑上去追女郎。女郎已走到田裏。陶凡義狂奔追上。懇切道：「女郎可否慢一慢。走你救了我。覆亡之恩。應當要謝一謝咧。並且女郎從那裏得來的。最好也告訴與我。免我懸疑不釋。尤爲感激。這時他們兩人立處左右。都有許多樹林。所以沒人望得見。太陽光照在他們身上。地下兩個影子映着。只見長短一樣。都狠秀碩。女郎注視影子。身體顫着。不作一聲。眼眶兒紅紅的。似乎要哭的樣子。陶凡義仍問道：「這洋錢是鄙人之物。以及我被竊之事。女郎又何以知道。怎的便送到我處呢。」女郎顫聲道：「這許多請你別。」

問罷告訴了你。恐怕你就要輕視我了。陶凡義忙答道：「無論怎樣鄙人決不敢輕視女郎。今天把原物送還於我，足見女郎高潔。女郎儘管實說上帝在上，陶凡義決不存有心。女郎仍不肯說拔腳想走，陶凡義牽他的衣，不讓他走。女郎顫得更陶甚。凡義道：「請女郎定神別怕。我從前你躲避我，第一次見你還記得是在四月裏，你芳名叫做珪璫。你父親是算命先生，就住在這山頂上。可不是呢？女郎聽了臉如死灰，駭然道：「你認識我的麼？陶凡義道：「女郎別驚。今天我非常感激你。你今天跑來好似冒險而來。罷女郎，凄然點了幾點頭。陶凡義執了女郎的手道：「你還顫着咧。膽子放大些。究竟什麼一回事？如有危難，赴湯蹈火，我必爲女郎效力。剛才你到我家裏來，我沒與你細談一切肺腑之言，更談不到了。我自從在路上遇見你以後，總沒說話的機會。今天是天緣之合，請女郎別疑我。無論如何，我總不敢輕視女郎。今

天女。耶的行爲。委實。冰霜。高潔。教我。又。感激。又。佩服。的。了。不得。至於。女。耶。家。世。與。你。不。生。問題。的。你。氣。度。似。狠。開。展。怎。的。在。這。個。上。反。想。不。穿。了。呢。女。耶。聽。了。心。裏。也。狠。感。激。陶。凡。義。的。深。情。感。激。達。到。了。極。點。幾。乎。丟。下。淚。來。搖。搖。頭。道。你。的。盛。意。非。常。可。感。不。過。你。要。真。知。道。了。這。事。原。委。你。非。但。要。輕。視。我。并。且。要。恨。我。了。陶。凡。義。惶。急。道。女。耶。怎。還。不。明。白。我。的。心。呢。女。耶。道。快。放。了。我。罷。被。人。瞧。見。了。恐。多。不。便。陶。凡。義。道。四。月。裏。你。剛。到。這。村。來。四。月。以。前。不。知。女。耶。住。在。那。裏。女。耶。道。從。前。是。住。在。娘。家。離。開。這。裏。狠。遠。母。親。死。了。以。後。我。就。到。這。裏。來。了。說。到。這。裏。哽。咽。得。非。常。又。斷。斷。續。續。的。說。道。我。到。這。裏。來。是。跟。父。親。住。着。起。初。我。也。不。認。識。父。親。的。我。還。在。吃。乳。的。時。候。父。親。丟。了。母。親。出。來。從。沒。回。過。家。母。親。臨。死。命。我。來。靠。父。親。咳。其。實。當。時。我。跟。了。母。親。到。柩。材。裏。去。了。反。比。現。在。好。呢。陶。凡。義。道。那。麼。我。的。錢。袋。你。又。怎。會。得。到。的。呢。

女郎搖頭道：「這個請原諒，我不能告訴你了。」

這時戴五跑來了，奔得氣喘咻咻，踉蹌道：「債主來討債了，立等你回去咧。」陶凡義不覺鬆手，女郎忙拔足逃去。陶凡義要追已來不及，只見他翩若驚鴻般的奔去，直瞧的不見背影了。才與戴五一同回去，心裏却仍想着主意，預備怎樣與女郎再行見面。怎樣把這事原委探聽他出來，我能不能破產不入牢獄，都是女郎所賜。女郎真是我的恩人，況且他的綺年玉貌，愈使我愛莫能釋。

月光上來的時候，陶凡義獨自循着山道去找女郎。一會兒便到了女郎草屋之外。這屋造在又狹又小的山路之中，怪石嶙峋，四面都是屋內有紅光射出，門半開着，忽在岑寂之中，聽得有咀嚙咆哮之聲。一會兒又有攪器物的聲音，又見屋子後面高石上有一個黑影奔過去，好像從窗裏逃出來的。

陶凡義立定了屏息聽。忽然有女子淒厲的呼聲。陶凡義料想是女郎被辱了。連忙奔進屋去。在紅光之中。起初聽不清楚。忙定了神。一瞧。見有一盞紅玻璃燈。掛在樑上。一只杌子。只有三條腿。一腿已脫離關係。橫在地上。對着門。掛着一張黑色簾子。有一個漢子。臉上漆黑。鬍子又亂又長。兩手扼住女郎的頭頸。女郎衣裳已撕得破碎不堪。這漢子咆哮道。好好你把洋錢袋偷了去。今天一定弄殺你。

陶凡義的怒火。頓時從天靈蓋裏冒了出來。罵道。你這無恥惡鬼。嘴裏罵着。兩手早已着在漢子肩上。狠命的一拉。漢子倒退幾步。朝天跌了一交。狠狠的對陶看了一眼。假意在地上爬了一爬。暗暗在袋裏掏出刀來。蓦地立起來。向陶凡義刺來。陶凡義不慌不忙。伸起腳來。對準了漢子腰裏用力踢了一脚。漢子便跌死了。女郎倚在壁上。啜泣。陶凡義乃扶他坐下。道。女郎別悲。

傷微天之幸。危險已過。可以別怕了。不知這漢子是誰。怎的要謀害女郎。女郎哭道。這人是我父親的朋友。就是昨夜偷你錢的賊。今天不見錢囊。所以要殺我。陶凡義道。這裏是住不得了。我家裏還清靜。也有傭人可以服侍你。你還是住到我家裏去罷。女郎竟毅然的允許了。兩人一同下山。陶凡義道。我沒有你我早已家破人散。你沒有我今天也香消玉殞了。我們兩人可算得是生死之交了。我今天要是不能救你。我一定悲傷而死。這時女郎倚陶凡義之臂而行。剛走到大樹之下。枝葉扶疏。月光從樹隙射下。適射在女郎臉上。愈顯得嬌媚清麗。陶凡義道。怎的從前你總避我不肯與我說話。這是什麼道理。女郎道。我慚愧罷了。陶凡義道。有什麼慚愧呢。女郎嘆道。我父親乃與這賊漢同黨。做女兒的。怎不慚愧呢。昨天失竊。也是他們兩人合謀的。你那裏知道其實。還是你們家裏的傭人露的口風呢。但是這傭人也並非

故意放風。乃是口頭不緊。講別的話漏出來的。現在好得珠還合浦。你也不必深究了。陶凡義道。不知是那一個傭人。女郎道。我說了出來。你一定不可責罰他。你應允了我方。可告訴你。陶凡義道。遵命。是了。女郎道。戴五昨天叫我父親。算命。我父親知道他在你家裏做傭人。設法探問。戴五沒留神。一概都說了。後來父親告訴了這賊漢。賊漢待你進城。祕密跑來看了一天的脚地。你回來把洋錢放在褥子底下。他在窗隙外也看見的。所以他探手。即得偷到了。手逃得很快。把洋錢放在我家。今天跑來不見了。錢袋先要殺我父親。父親就從窗裏逃了出去。他說永遠不再回來了。咳。從此我更沒歸束了。陶凡義安慰道。我活在世上。一天我總保護女郎。一天請女郎放懷。便了身體。要急壞了。倒不是頑的呢。陶凡義又道。你冒險助我把失物送還。與我究竟爲的什麼。可否也告訴我聽聽。女郎姐姐道。我初到這村就聽說你是個

英雄少年。老成做事。勤勞又能耐。苦並能捨身救人。上月那家失火。你不是跳入火窟。救一八十歲老婦人出來的麼。還有一次。一個女人在山下遇盜。你又空手擊殺了四個強盜。清早你就騎馬。我總在籬下窺你私心贊嘆。所以冒險救你。免你破產。你又來救了我的命。我更感激。無以為報。陶凡義聽了。心中大樂。擁抱女郎。女郎也不拒。月光照在地上。影子裏好像在那裏接吻。從此英雄美人。花好月圓。



古篋良緣記

(一)

杜利高的馬車。方在街上緩緩而行。他把兩手插在衣袋裏。自言自語道。我

把一生辛苦所得來的錢用在一个陌生的外國人身上。我真是個笨漢。中國人常有丟了他的嬌妻到歐美來傾心於西方美人。我們尙且要譏笑他。誰知自己却也丟了家屬獨自跑到美國來。一個錢也不寄回家去。自己太說不過去啊。這時街上非常熱鬧。車馬雜遝。肩摩轂擊。店鋪子裏的電燈照到路上好似白晝一般。許多笑語喧闐的聲音委實是甚囂塵上。可是杜利高一壁走着一壁想着念頭也似不聞不見。他想照這樣悶損下去。只隔一年可不要悶死麼。人世間與我本沒仇怨。不見得單單窘我一個人的。我自己心裏不快活才覺得這世界是煩苦的。啊。想到此間。狠怪一個狠拘謹的海明以及他美麗如仙的妹子。不該把我推到這個社會裏來使我受苦。我不發見金礦。倒反而比今日舒服得多了。自由得多了。我到了美國。難道不止兩年麼。兩年的光陰也不該這樣的慢啊。想到這裏閉了眼睛養神。覺得

一切喧嘩的市聲漸漸的低了漸漸的聽不見了忽然覺得有一種幻景現在目前了他好像見遠處的山上在那裏開礦炸藥爆裂的時候山石飛震聲音像雷響一般好幾百個工人却正在那邊用力鑿山洞斧聲丁丁聽得狠是清切又好像自己還是幼小時候也在那裏做工那邊離此却有二千里之遠正在建築鐵路自己人雖小所做的工却狠勞苦地上都是些嶙峋的山石以及古樹的老根用了許多力氣斬的斬鑿的鑿一天往往開不到一丈勞苦可知有時炸藥爆裂山洞震得地都大動好似一個人立在鼓上被人把鼓上重擊一下人就在鼓上跳動震得心也蕩的那炸藥的烟霧圍繞在空氣裏往往與人覷面不能相見還有一個工人叫做沙里他的年紀已是五十多歲了也辛辛苦苦在那裏工作誰知沒留神被炸藥炸掉一手血如泉湧人就跌倒在血泊之中還有一個工人叫做造安生煤灰滿面

黑得像非洲人一般。他爬山沒留神，失足跌入礮中，就此死了。到了晚間，大家都是坐在地上恭候中國廚子送夜飯來吃。那種泥垢滿面以及漆黑的手，在別處被人見了一世，也吃不下飯的了。吃飽了夜飯，大家便鑽到蘆蓆棚裏去睡覺。他們這樣的處境，委實苦到萬分。但是做了一天的工，辛苦非常，躺下來就酣聲如雷。心裏却恬淡甯靜，毫無卦礙。杜利高想我從前就是這種生活，又在山上獵一只熊，因而尋着一個金礦。這些情形想起了，好似便在目前。

這時馬車正在一家酒店門前經過。杜先生聞得酒香，頓時醒過來，見酒店的窗子正開着，有兩個人在那裏對飲。琉璃杯中酒色嬌紅，好像玫瑰一般。杜先生自嘆道：「印度山上的彩霞，山中的野花，都是非常嬌豔。獨有美國的紅花，總是不狠濃的，能使我動心的，怕只有這一杯酒了。」杜先生又掏出

雪茄燃吸才吸了兩口。又想從前在山中的時候所吸的板烟。那只烟嘴之大。無以復加。一只嘴裏的烟絲傾出來。盛在酒杯裏。足足齊了杯口。狠可以吞雲吐霧。療我烟癮。如今雪茄既小。味又清淡。令人事事不歡。至於如此。杜先生又想到得礦的事了。當得了礦以後。就到支加哥遊玩。玩了幾個星期。花香鳥語。酒綠燈紅。真叫我樂而忘返。後來就在支加哥住下。住了一陣子。結交了許多朋友。起初酒食徵逐。酣歌恆舞。倒狠起勁。後來才慢慢的厭倦起來了。這時又認識了海明與他的妹子。日日夜夜沈湎在歌舞場中。一刻兒也沒空了。這年的春天。密司海明又要求杜先生在媚倩湖的邊上築一座花園。杜先生經營此事。又忙得不得開交。此外又定造了一只遊艇。傭了幾個船夫。趁着春光明媚。日暖風和。兩人容與一舟。各處遊春。大家都羨慕他們的豔福。誰知杜先生却在馬車裏納悶。杜先生心裏不快。並不是因

爲宴會太忙。也不是因爲遊春動了春思。却因他的花園落成。以後密司海明想這花園淡雅淺麗。應當開一個盛會。觴詠其間。留個紀念。才有趣。因此發了許多請柬。邀請許多士女。定期播舞。那請柬的考究。從來也不會見過。杜先生見了口上。雖竭力稱贊。請柬的美麗。考究。可是心中却想。道。要我印刷起來。每張二角錢。也至多了。不該如此糜費。啊。密司海明太多事了。因此杜先生心裏爲了這小事。抑抑不歡。却想起了以前悲苦的生活。與現在的境地。恍如隔世了。

杜先生回到家裏。在廳上有一僕人。手裏托一只銀盤。盤裏放着一信。狠恭敬的走上來。把信呈上。杜先生狠不耐煩。道。什麼時候送來的。僕人道。一點鐘前海明先生家裏送來的。杜先生接信拆開來。讀了臉上冰霜。頓然退去。却罩上一重春風微笑。又讚道。

杜利高君鑒頃在施紐芬處得一意外之事當即馳以告君而竟日未晤台從抑何相左施紐芬之屋建築甚古或尙在紅人遷遁之時也施屋之器具亦古邁非近代物至少亦在五十年前著我乃於屋隅蛛網之中發見古箱七具式甚怪特每箱鐵封甚固且下鍵殊堅施紐芬謂係海盜之物蓋頗似二百年前自西班牙黑色帆船載以俱來者箱中必有異物非殊寶卽餉體耳施君茲擬將此箱出售君苟得之於宴交時啓之奇趣之富寧有逾此君其購之幸毋失此良機臨穎神馳至盼示復海明忽促書上

杜先生性狠儉樸所以許多人都說他狠齷刻但是一遇了海明兄妹却往往千金不吝這也是一件奇事他讀完了信笑道海明與我相識已久各事都忤我意只有這一樁事却狠對我的胃如此大宴會應有新異之事給

客人歡樂有了這七只古箱比什麼戲劇國樂勝出萬倍我何妨再做一回笨漢出重價把這箱子買來以娛賓客以後杜門謝客省吃儉用還來得及啊。

(二)

明天九點鐘的時候杜先生到施紐芬家他見施紐芬的屋子果然古邁非常遠望好像是百年的黑橡牆上都是烟塵瓦上也是漆黑窗上門上都布滿了蛛網杜先生又發生遐想道一個人死了倘有照樣一所墳墓也就舒服了可是有沒有這福氣却沒把握咧杜先生一路想着一路走進去施紐芬剛在書室裏書室也與外面一樣的陰森主人施紐芬是一個瘦子臉上的肉都已低陷只有兩塊顴骨很高因為終年住在屋裏不狠見陽光所以狼白瞧見了杜先生狠果毅的說道先生可是爲古箱來的麼杜先生道正

是施紐芬道先生來得太遲了。起初我原想出售，可是如今又改變宗旨了。我想這古箱在這裏已有十五年。照法律上說起來，我已有完全所有權了。這箱子很奇怪，中間一定有些怪物，所以我想自己開視，要是賣給了別人，開出來是值錢的東西，我再懊悔，豈不是來不及麼？在十五年以前，有個滿面傷痕、眼睛頭髮都是黑色、粗望是西班牙人，其實我知道他是一個美國人。他把我這七只箱子送來寄存，此處他的形狀很慌張，好似後面有人追他。他送我一百元，叮囑我替他藏好，要是沒有他的使命，或者不是他自己來，千萬別疏忽給他。他說完就奪門而逃。可是十五年裏，這人並沒來過，也沒差人來問過。一訊我想這箱的主人一定不在世上了。那天與海明發見了以後，他來說你狠有想買的意思，不知你要收買是什麼意思。杜先生就把別墅落成紀念大宴會，不可沒有新奇的事情，使客人們高興。高興我狠

希望。你推。售。與。我。施。紐。芬。道。我。想。你。雖。然。狠。富。但。是。買。這。沒。用。東。西。也。不。值。得。萬。一。裏。面。有。希。世。之。寶。賣。了。我。也。太。不。值。得。所。以。不。賣。杜。先。生。道。箱。在。那。裏。可。能。給。領。我。瞧。瞧。施。紐。芬。道。你。要。瞧。只。管。瞧。賣。可。不。賣。的。說。着。就。領。杜。先。生。到。一。間。狠。黑。暗。的。所。在。開。了。煤。汽。管。燃。着。了。指。壁。下。道。這。就。是。古。箱。你。瞧。罷。杜。先。生。見。果。然。有。七。只。大。小。不。一。都。有。鐵。皮。封。固。想。走。近。些。瞧。看。因。爲。霉。溼。氣。狠。重。冲。在。鼻。子。裏。作。嘔。不。敢。細。看。施。紐。芬。把。煤。氣。火。息。了。一。同。走。出。杜。先。生。忙。在。袋。裏。掏。出。一。大。疊。鈔。票。給。施。紐。芬。瞧。道。我。狠。想。收。買。這。七。只。箱。子。要。是。你。賣。給。我。箱。子。裏。的。東。西。也。要。一。古。腦。兒。連。帶。在。內。哪。這。裏。是。七。百。塊。錢。平。均。扯。起。來。每。一。只。箱。子。賣。一。百。只。洋。價。錢。可。不。小。啊。說。不。定。開。出。箱。來。都。是。骷。髏。你。的。運。氣。就。高。我。萬。倍。了。施。紐。芬。瞧。見。七。百。元。心。裏。着。實。一。驚。他。始。終。沒。料。到。杜。先。生。肯。出。如。此。重。價。手。也。顛。了。氣。也。喘。了。忙。改。口。道。既。然。杜。

先生定要買這東西。我自當遵命。杜先生道：「那麼你寫一張賣契給我。」施紐芬道：「這是應有的手續，由我寫給你便了。」一會兒賣契寫好，遞與杜先生。杜先生便把鈔票交清，又叮囑道：「明天一早，我命格廬朱游艇的艇長勃英到這裏來，你就把七只箱子交付與他。」施紐芬應道：「使得使得。」杜先生便辭出。

杜先生才上馬車，忽然又有一乘馬車迎面駛來，大家交錯走過。杜先生見那車中坐着一個女子，形色狼慌，張又見這車到施紐芬家門口，停下。女子忙下車進去，還有一個男子跟在他背後。這時杜先生的馬車已轉灣，就不見了。沒一會兒，杜先生的車子又走了半里多路，忽然有乘馬車在後面如飛一般的追來，一直追過了杜先生，才停下。車中的女子忙又走出叩杜先生的車窗，很柔和的說道：「請你們暫停，我有句話要與先生談談。」委實冒昧。

得狠務請原諒。杜先生見這女子生得狠俊，認識他就是往施紐芬家去的。身體雖長，却狠娉婷，好像一枝玉竹。隨風嬈娜，眼睛水汪汪的，像秋波一般。瞳黑如漆，黃金秀髮披在肩上，襯出一個又白又紅，又嫩的臉龐，委實美麗極了。杜先生的心就別的一跳，聽他的辭令，又婉轉，又懇切，不由得立刻走出，又見那馬車背後的鐵架上，還有一個人坐在那裏。此人皮膚狠黑，也是一根不瞬，在那裏瞧着杜先生。兩人目光正照一個着那人，便把眼鋒避開了。那女子道：「施紐芬家的七只古箱，可是你先生已買下了麼？可能轉賣與我麼？」那時他把兩手握拳，似狠堅決，並且聲音微微帶着顫心，翼好似振振有聲。說完，便仰視杜先生。那副目光似乎也在那裏說狠懇切的話。杜先生想：我生平所見的女子也不少，其中能瞧得上眼的，只有一個。密司海明，可是現在這女子却又高出了密司海明之上，使我心如懸旌，竟有如此這

狠奇怪啊。我萬萬着不得他的情魔。一個密司海明已夠我的顛倒了。怎禁得再添上一個傾國傾城的他呢。因此毅然答道。此箱我既買下。不願再賣給別人了。望你恕我女子道。聽說你是七百圓買的。請以一千圓賣給我。你的意下如何。杜先生又答道。我不願賣女子。又道。那麼一千五百元究竟怎樣。杜先生仍狠堅決道。無論多少。我總不賣女子。臉色頓時急得泛白。又懇切道。我因爲有一樁用處。所以一定要收買這箱。儘多儘多價錢是不惜的。一千五百元。既然不賣。那麼就二千五百圓怎樣。望你救我精神上的苦痛。此恩感激不盡。杜先生略有動意。忽又想到了情網。想到了密司海明不由的連連搖首。可是自覺全身血管緊張。欲裂心裏總有些抱歉。女子又連續說道。三千怎樣。四千怎樣。便五千元也不妨。杜先生咬緊牙。子道。無論多少。重價總是不賣。我不賣的決心。恰與你必買的決心都是一樣。請你原諒我。

罷。這時。女子的臉。越加。白得。像紙了。白裏。又。泛。着。青了。走近。杜先生的。身邊。哀。懇。道。你。不。賣。的。緣。故。可。能。說。與。我。聽。聽。杜先生。嘆。道。我。早。已。說。過。了。總。而。言。之。果。然。不。賣。給。你。就。是。無。論。誰。何。我。也。不。賣。的。我。是。不。希。罕。錢。的。人。請。你。不。要。把。金。錢。來。賣。我。的。志。向。你。理。會。得。麼。杜先生。這。句。話。說。得。太。兇。了。太。挖。苦。人。了。說。了。出。來。自。己。又。覺。得。這。幾。句。話。委。實。令。人。置。身。無。地。眼。見。得。那。女。子。雙。眉。緊。蹙。兩。手。捶。心。長。嘆。了。一。聲。奔。入。車。內。嚶。嚶。哭。個。不。住。杜先生的。心。又。軟。了。目。送。他。的。馬。車。轆。轆。而。去。悠。然。神。往。很。無。聊。賴。

(三)

杜先生回去了。連忙打了一個電話。叮囑艇長。勃。英。明。晨。去。運。箱。子。另。外。又。寫。了。一。封。信。告。訴。密。司。海。明。說。我。現。在。有。要。事。坐。游。艇。到。別。處。去。明。天。早。晨。一。准。可。以。回。到。別。墅。差。人。把。信。送。去。他。却。坐。在。那。裏。出。神。你。想。在。幾。點。鐘。以。

前的計劃還是預備吃過中飯。借密司海明去遊公園。夜裏再到音樂會。想不到爲了這七只箱子。計劃大變。心裏紛亂如麻。雖然有幾分是想到了。從前做工開金鑛等陳迹。有幾分爲的是買七只古箱。一會兒購。一會兒訂。立契約。勞榮於心。使我今天的心裏片刻不甯。其實一大半還是爲着路上那個女子。使我方寸震蕩。不能鎮定。他媚麗如仙的美貌。以及婉轉流利的鶯聲。便把我腦子裏密司海明的影像模糊而有餘了。又怎禁得他臨去的一種淒婉動人憐惜的神情呢。但是他情願出了重價收買這箱。又是什麼。講究其實。他有什麼隱情。與我實說了。我也何嘗不能答應。

明天十二點鐘。杜先生跑到碼頭上。見艇長勃英。靠在船檻上吸烟。那又圓又紫的臉上。滿現着驚慌的顏色。指著艇梢上道。箱子就在那邊。是一點鐘以前去拿的。箱子拿來了。就有一個黑臉的人跑來說。這人又像西班牙。

人又像意大利人大概就是這兩國的雜種也。論不定杜先生領首道：可有一個美貌女子同來。勃英道：女子却没有他來的時候。裝出一種無意經過此地的神氣。一眼瞧見了箱子，便立停了一面，請我吸烟。一面說道：我生平最喜歡古董，只要是古物，總是不惜重價。羅致這箱，雖無傳古的價值，但是形式狠怪，所以情願出一千元向你收買。我告他道：這箱並非我有，我做不得主。他見我不賣，立刻加價，一直加到五千圓。又種種設詞誘我。餌我。我是向來不作弊的，所以始終沒給他通融之餘地。勃英說罷，猛吸其烟。一面却向着古箱微笑。杜先生也向他微笑。可是杜先生微笑之中，却含着嘆息的。意思。走到箱子旁邊，細細觀看。見箱上都有圓鎖，鎖着都是橡木所製。有兩只箱子上面還有鐵皮固封着，並且有粗繩重重縛在上面。七只箱子大小不一，最大的一只可以容納六箱，頂小的不過兩三方寸。每只箱蓋上都有

狼模糊的。B.B.三個字母。

(四)

杜先生的別墅。在一個小灣中。湖邊沙堆非常廣闊。沙又白又亮。太陽照了晶光四射。既沒有山石。又沒草木。委實和沙漠一般。起初密司海明本想賞幾只駱駝。在晚風納涼時騎騎。以比於撒哈拉大沙漠。後來因為狂風常把白沙散成小阜。海明遂打消了前議。這座花園就造在沙灘後面。沿牆種了許多綠蔭。還有別的花木。清麗繁茂。別成一境。湖中沙鳥帆影。水光雲痕。却又是一種天然美景。海風送涼。炎暑都消在那裏。避暑委實是世外桃源。桃源杜先生在三點鐘乘艇到這裏。恰巧天氣忽變。西南角上的黑雲慢慢推起來。布滿了全湖。別墅遂覺蕭森非常。游艇停了。就有僕人彼得夫婦出來迎接。別墅造成了以後。杜先生本想多備些園丁。僕廝。以便差遣。并壯聲勢。今天

却又覺得少。幾個較爲清靜。就是彼得夫婦也就足敷使用了。他一面走進別墅。脫了大衣。吸煙養神。一面由勃英命人把七只古箱抬到裏面。杜先生遂生遐想。道這一個月裏。栗六不甯像今天。要算最清閑。要是再有七只古箱。我也情願買他下來。解我愁緒。這時天黑雨下。雷聲隆隆。像戰鼓一般的響。電光閃爍。時時射入窗裏。杜先生又想起了從前在印度荒山中的情境。走到窗前一望。狂風恰巧大起。一個霹靂打在沙灘上。聲震屋瓦。白沙似飛一般的起來。布滿空中。他想從前山中做苦工的時候。好像也有過這樣情形。老友沙里與小友琲弟都是共過患難的。不知現在那裏找他們到這裏來。一同賞此雨景。豈不有趣。他們到了這裏。不知道可有什麼感想。這時風雨格外的大了。杜先生靠在沙發上出神。一會兒彼得進來請杜先生去用餐。杜先生略略點頭。彼得靠在門上仰首求天道。從前亞羅賓船的

覆沈也是這樣的風雨求上帝仁慈不要再覆海上船隻杜先生道你要是會作法可以呼風喚雨那就配你的心腸了杜先生說着便立起身來出去用膳心裏却狠泰然待到吃完了進來走過古箱面前又引他的疑慮道箱裏一定有不可思議的東西不是寶貝便是罪惡這箱一開或者頓時發生一齣情場慘劇也未可知那女子自己在我面前失敗了以後又串出一個西班牙人來誘惑勃英這古箱與那女子的關係一定非常密切自不必說但是他並不實說却如此鬼鬼祟祟這又是什麼道理呢不妨從速啓視何必再等宴客的日子使心裏日日夜夜的不安呢杜先生想到這裏才決定於明晨一准先白啓視

州意打定又想寫幾封酬酢的信札但是心思甚亂一連寫了好幾張都沒有寫滿半張便撕碎了他心亂的緣故並非是腦筋激震却是想引從前的困

苦現在的安樂兩相比較好似天地一般的遠了。不免快樂非常。心中就像發狂一般。神思顛倒自己。也止不住啊。他想到鐵路上的工頭。康特必已積髮皓白。老得不成模樣了。要是知道我已成鉅富。我要是再去投効爲工。不知他可收留我麼。偷然拒絕我。我可騙他資產又完。仍舊是窮人。哀求他收留。不知他又怎樣。這却是一樁趣事。可以吐一口窮人的悶氣了。一壁想着。一壁自笑。忽然彼得奔進來。道不好了。外面湖水潮漲。游艇已浮到岸上來。了。杜先生仍微笑。不作聲。一會兒彼得又奔進來。道這樣大雨。却有一個女郎冒雨來訪。你你見不見啊。彼得說罷。他後面果然有一個女郎走進來。立在門框裏。這女郎滿身被雨淋得。像落湯雞一般。也沒戴帽子。又沒穿長衣。髮披散在肩。上水滿沾在上面。點滴流下。似珠子一件。白短衫。有許多泥污。因爲涇了。塗黏。膚上好似奶油之酪。臉色雪白。沒一些血色。靠在柱上。發顫。

露出狠懣。狠懣。切的目光。瞧着杜先生。張口想說話。忽暈了過去。隨卽跌在地上。杜先生並不認識他。而且並沒見過。現在冒雨沖風而來。豈不奇怪。杜先生見他跌下。忙奔過去。把他抱在懷裏。彼得去拿白蘭地。灌着醒回來。目光狠黯。却仍露着一種最婉變。懇切的目光。向着杜先生。說道。你可是威廉。杜利高先生。麼。杜利高道。在下正是女子。兩眼頓紅。眼淚似斷線的珠子。續續而下。嗚咽道。那麼。古籍在那裏。杜先生已賣給西班牙婦人。麼。請快告訴我。罷。說罷。嗚咽得不成樣子。杜先生的心。最容易感動。從前密司海明也。是在一哭上。認識以後。便要好了。就是昨天路上遇見的那個女子。哭了也。使他方寸震蕩。不怡。現在又見他哭了。杜先生心裏又大爲感動。瞧女郎手上。尙無婚戒。這時由他抱在懷裏。兩人的臉龐相隔。只有寸許。呼吸宛如相通。杜先生心血如沸。顫聲道。古籍並沒賣給這婦人。如今還在樓下咧。這時。

女郎的。螭首壓在杜利高胸前。非常的重。杜利高忍着不敢移動一面。命彼得偕婦來並帶女衣與女郎更去濕衣。這時女郎又暈。杜利高撫着他的柔髮輕輕的呼他道。密司醒來。密司醒來。女郎果然醒了。目中似含着很快樂的神氣。杜利高精神震盪。情幾不能自禁。恰巧彼得與他妻子來了。杜利高才把女郎緩緩的置在軟榻上。向彼得的妻子道。你與他換衣罷。他要是想與我說話。你就引他到吸烟室來。尋我說罷。與彼得一同走了出去。

(五)

隔了一個鐘頭。彼得妻子尋到杜利高處。道。我叫他睡一會兒。他定要見你呢。杜利高聽了。忙走訪女郎。見女坐在溫榻上。秀髮仍披在肩。上不過彼得的妻子已給他拭乾梳過。臉上腴紅如火。又像印度山中之花。杜利高因此又起了許多遐想。女郎的年紀大約只有十八歲。可是他的端莊而凝重的

態度。却似二十多歲了。杜利高見他憂鬱。心裏狠是憐惜。女兒杜利高走進忙立起帶笑歡迎。這種神情好似認識了好久。且狠友愛的模樣。杜先生也是如此走過去。與女郎握手。這一握之間。含着天地間最懇摯最愉快的無窮意思。在裏面。其實世間無論朋友情人到了無可聊賴。情不自禁的時候。握一握手也就恬然溫謐。能有這樣知足的心情。海波瀾還怕他則甚。在這時杜先生也以為一生快樂要算這次為最。所以就不知不覺的笑將出來。微語道。密司枉顧。山舍真使鰥生心中另闢一境。何等快活。女郎被他說穿了。倒不好意思起來。臉越加紅了。杜先生忙釋手道。女郎現在身體覺得好些麼。杜先生說。時聲已柔和。非常却還屏氣輕聲道。這樣大水女郎可是坐船來的。麼。女郎道。不是。我是從柏特井走來的。離這裏共有九哩多路。杜先生躊躇道。這樣遠路跋涉得狠。怎不坐船呢。女郎道。他們到了柏特井就不

肯再進我。因爲七箱的關係，不敢不耐勞，沿湖岸走來。啊，可是這箱子要是今天不開，我那裏等得及呢？說着，顏色又泛白了，聲音與嘴唇又澀而顫了。杜先生到此時，惱中只有女郎的影子。所有密司海明與昨天路上遇見的，那個女子全都丟棄了。從此杜先生的心目中，便只有這女郎的影子了。杜先生道：「古箱現在樓下，密司可要去瞧麼？」女郎答道：「那最好了。」語音低而狠，輕眼圈兒紅着，又要哭出來了。却仍顫顫的說道：「先生能把箱子賜給我麼？能不賣給那婦人麼？」一面說着，一面向杜利高身邊走，想要伏在杜利高的肩上。杜利高便握住他的手，把他擁在自己懷裏。女郎的臉離杜利高不到半寸。杜利高心大跳，醉其秀色，想吻上一吻，却又竭力自己抑制，竟沒有逾分。他想這女郎在一點鐘前還是陌生，一見之後，便使我顫倒，不能自禁。苦樂悲歡都在一剎那的時候，表現在我心裏，真是三生之緣，但願這緣有

圓滿的結果。成爲良緣。不要成爲孽緣。那麼忍耐這一刻兒。也是分內之責。當然不可輕薄於一時的了。杜利高思前想後。才把主意決定。便應聲道。這密司命便了。我就把七只古箱完全送給女郎。也是分內之事。就請來看罷。說着便攜了女郎的菜羹到樓下二廳上。啓了電燈機關。室中便雪亮。這時女子又顫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愈顯嬌媚。杜利高放了他的手指着箱面上。的道密司請瞧。這是。不知是什麼意思。女郎便俯下去細看。顏色大變。驚慌非常。兩手向上一舉。便要跌倒。杜利高忙把他扶住。女哀懇道。先生可能把這古箱送給我麼。杜利高道。女郎既然要這東西。我就送你。決無後悔。並且心裏樂。女郎聽了心裏快活。出來淚如雨一般的下來。感激得五體投地。索性倒在杜利高懷中。秀髮剛觸在杜利高嘴上。杜利高把頭別轉。仍不敢吻他。但是女郎却因快活過度。反又暈去。杜利高又呼彼得妻子。

女郎忽說道我現已稍安不必喚他罷說時把臻首貼緊在杜利高胸前女郎鼻息與杜利高肺葉的聲音却成了一種不完全的單式音調這時要是杜利高猛吻一下子他也決不嬌嗔可是杜利高力自制限不敢加吻只兩眼不瞬的瞧着女郎女郎嬌聲道我想就把箱子搥開一觀究竟不知你允許麼杜利高道密司才驚慌了一陣子又辛苦非常不宜再受驚嚇還是明天開箱子罷女郎點頭這時彼得妻子聽見了呼聲已走將進來杜利高便把女郎抱與彼得妻子手中身軀非常宛如抱的嬰兒一般女郎才與杜利高道晚安又告訴他道我名荷波娣是從印度山中來的這山便是先生從前到過的荒山

(六)

彼得妻子抱女郎去後杜利高就回自己房裏因為有了心思在地中亂轉

毫無睡意。一會兒。彼得。妻子。來。報告。道。女郎。已。熟。睡。杜。利。高。道。既然。如此。你。也。去。睡。罷。

這時。雨。已。停了。可是。簷。口。上。還。有。點。滴。之。聲。使。人。討。厭。杜。利。高。睡。了。幾。回。總是。睡。不。着。又。起。來。躡。方。步。走。過。着。衣。鏡。前。瞧。見。自。己。臉。已。消。瘦。也。不。知。道。是。古。箱。使。他。如。此。呢。還。是。女。郎。使。他。如。此。自。己。也。決。不。定。却。自。乾。笑。走。到。那。邊。又。見。溫。榻。上。女。郎。睡。的。頭。印。凹。下。去。好。似。一。只。小。碗。這。凹。處。却。有。一。縷。黃。金。之。髮。杜。利。高。便。把。兩。指。檢。起。用。潔。白。的。紙。包。着。藏。在。身。上。算。是。至。寶。其。實。女。子。落。下。的。一。縷。髮。絲。隨。時。可。拾。有。什。麼。希。罕。可是。杜。利。高。對。於。荷。波。娟。委。實。已。墮。情。網。事。事。都。走。於。痴。的。一。路。了。他。把。秀。髮。藏。過。又。默。想。荷。波。娟。的。娥。眉。像。遠。山。杏。眼。像。秋。波。鼻。如。象。貝。牙。似。白。玉。海棠。的。臉。鰭。鰭。的。頸。以。及。藕。臂。春。蔥。等。等。無。一。不。想。到。無。一。不。嘆。爲。絕。世。又。想。這。古。箱。起。初。買。來。原。想。在。大。鏡。

席間。眩賓客眼睛的。誰知被黑睛婦人與西班牙男子互相爭買以後。再加了。荷波娟的柔情綽約。竟使我對於古箱的感情大衰。所以五千圓不賣。反而情願不名一錢。送給密司荷波娟古箱的。幸不幸也未嘗沒有天意了。可是那西班牙男子與那黑睛婦人種種設計要收買這箱。愈加可以決定這箱與殺人越貨一定關係。狠深箱中一定非古董可知。但是那柔情綽約的處子。又渴欲據爲己有。又是什麼講究。真令人墜入五里霧中了。越想越奇。越奇越疑。不覺已一點鐘了。乃勉強登床。又因雨收歇。後屋裏非常悶熱。便下床開窗。以通空氣。忽聽廊下有縋綽之聲。好似有人匿行。細細望了一遍。却又瞧不出什麼。四面漆黑。月光星光都沒有。只有湖中格麗朱游艇有一盞燈光。似細豆搖搖。要滅的樣子。風聲蕭蕭。更聽不出別的聲音了。杜利高想吸煙。便走到外間去找火柴。誰知才走到外間裏間的電燈忽黯。杜利高

忙把火柴擦着以手障風。又誰知黑暗間忽有兩只大手猛然伸出來把他喉嚨叉住。又覺得有笨物在他頭上猛擊了一下。一面把一塊布巾塞在杜利高嘴裏。又有繩來把他手足縛住。將他丟在壁角裏。一會兒聽得履聲。麋自近而遠。好像是一男一女的聲音。這時杜利高便暈去。

(七)

荷波娟握着杜利高的手。歡呼道。杜先生醒了。彼得與他妻子也歡呼道。微天之幸。杜先生蘇醒了。杜利高睜開眼來。見荷波娟又現憂鬱之色。便緊握菜羹帶笑從沙發上坐起。頭裏還有些眩暈。呼吸狼急。促彼得道。我已通知艇長勃英。他就要領着水手上來了。杜利高放了荷波娟的玉手。問道。可有什麼被搶三人同聲道。七只古箱完全失去了。杜驚慌非常。瞧着荷波娟。荷波娟臉色悲慘。好像又要哭出來。杜利高忽聽得屋外有沙沙走路的聲音。

精神。陸振問荷波娟道。密司記得賊去已多少時候。麼荷波娟道。二十分鐘。前我起來開窗。好像見園中有兩人。背着重物。出去就披了外衣。到下面一瞧。古箱已失。同時聽得你呻吟。便奔到此地來了。

艇長勃英與水手都來了。杜利高向勃英道。古箱被盜。只二十分鐘。賊船定是大船。小船決載不起這笨物。我們快開船去追罷。說着拿了衣帽。便走臨走。關照彼得。妻子道。荷姑娘。要是胆小。你把門窗都鎖起來。預備一枝手鎗。給他以備不時之需。說時。尋荷波娟不見。彼得妻子道。他已回房了。杜利高道。那麼你去勸勸他。不要悲傷。天亮已前一准可以珠還合浦。

杜利高偕勃英等奔到船裏。就啓艇。開行出門的時候。新月剛上。照見沙上足跡甚多。好像有四個。人他想此事必與黑睛婦人有關。係何以又沒婦人足印。呢。船才要開。荷波娟忽然奔來道。我也同去。杜利高便扶他上船。攜手。

入艙杜利高竭力慰藉他道你只管放心天已將亮我船一點鐘可走二十英里。包你追得着女終心神不寧杜利高又告訴他黑睛婦人及西班牙人要收買古箱的事實女郎聽了又大顏杜利高道這箱與這兩人一定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你又可以要這古箱你能告訴我麼荷波媚道這箱確關係幾個人的生命和名譽所以定要找着他你的高義委實感激非常無以爲報了說着伏在桌上嚶嚶的哭了杜利高弄其秀髮道我必爲密司效力務請寬慰要保重身體說完走出來見勃英

杜利高向勃英道賊載了笨重東西一定行不快的聽得我們追去或者要半路上岸可是岸邊的水狠淺又是陷沙他們決不能登岸我們派兩個人坐舢板沿沙灘尋去要是瞧見了放一聲鎗我們再去捉不遲

勃英道天快亮了要是風仍吹不停沙將湧起賊有藏匿之所了并且可以

把箱子埋在沙裏。這便如何。杜利高道：我也怕。如此，或者他已把箱埋去。那是捉到了賊也。奈何。他不得杜利高心裏倒有膽寒了。說着，把望遠鏡瞧湖上。荷波娟忽然走來，長髮垂肩，風吹了拂在杜利高臉上。女伸手掠髮。杜利高立在他的面前，讓他受不着風。杜利高道：賊不登岸，便罷了。岸就如籠中之鳥，一鼓成擒了。荷波娟道：他開籠逃了，拿他怎樣。杜利高道：不至於有這本領。罷。荷波娟道：萬一賊已燬鎖開箱，又怎樣呢。杜利高道：燬鎖一定。有聲音。我已派舢板偵探聽得聲音片刻就捉到了。

杜利高道：密司荷波娟，你不是說從印度山中來麼？究竟是真是假。荷波娟微嘆道：我何嘗對你說過假話。杜利高自知說錯，連忙謝罪。荷波娟道：我從前住印度鳥鵲山，那處天氣常暖，草木終年不凋，太陽又紅又大，真有趣得狠。我到此才只一年，却已厭倦，狠想回去。喇杜利高道：我從前在鳥鵲山二

十英里的地方。建築鐵路怎的從沒遇着過你。荷波娟道：「你在那裏住過的麼？我也沒遇過你啊。」杜利高道：「我在那邊共有二年，後來就到黃山去了。到美國來了也。只有兩年，可是到了此地，又狠懊悔這兩年的光陰，心思鬱結，竟似兩世紀一般。我也狠喜歡鳥鵲山的風景，狠想再回那裏去呢。那邊的一邱一壑，一草一木，都狠美麗。你道是不是啊？我在那邊的生活雖然不如現在相差得遠，可是那種生活却也另有一種興味。其實做了富人又何嘗有趣呢？我們在山裏偏不碰見，却在這裏訂交，這真是奇緣。荷波娟聽得出神，並不作聲。忽然有一鎗聲響起來了，又好像有戰鬪的聲音。杜利高驚道：「他們與賊格鬪了。」望密司原諒我去助他們一臂，說罷奔入艙內。荷波娟臉色如紙。

(八)

杜利高與勃英都持鎗奔到船梢。勃英道：「現在還是放舢板載水手登岸去。協捕爲是。」說時又有一鎗聲音。一會兒沒有聲息了。勃英道：「賊或者已脫逃了。但是近岸又流沙。我們的艇不能再進去。」先生能幫助水手邱黎放舢板麼？

大家要跑下舢板的時候，荷波娟忽又奔來要求同去。杜利高便扶他下船。忽見沙上有人把帽子揚着。杜利高道：「大約事已得手了。」

一會兒大家都登岸。岸上的水手指着北首道：「一共有四個賊人把箱子拋在沙上逃了。」現在鮑德正在沙灘守着箱子。荷波娟立刻奔去。杜利高隨即跟來。荷波娟道：「就是我們兩人去罷。」杜利高道：「別人不能去麼？」荷波娟點頭。兩人攜手同奔。奔到那裏，荷波娟喊道：「只有六只箱子了。」杜利高一瞧果然。只有六只失去的。却是一只最小的。荷又要哭。杜問鮑德道：「還有一只小箱。」

可是被賊搶去麼。鮑德道：賊逃的時候，空拳赤手，一無所攜，或者落在路中也未可知。我去尋罷。杜利高道：密司所要的東西，或者就在六只箱子裏也未知。

杜利高把鎗裏的子彈拿出，就把鎗柄擊鎖。鎖經不起幾柄都落下來了。揭起一只頂大的箱，蓋荷波娟俯身觀看，霉氣衝到鼻孔裏，狠不受用。箱面上鋪着一面美國旗，旗上有一個焦洞，像是鎗彈所擊的，拿出了旗子。以下就是刺刀荷波娟臉呈死色，心跳，振振可聽。刀下有幾件古衣，衣下有幾個小包，每一個包只有兩只指頭般大。把小包打開一看，是一根金條。荷波娟忙在杜手中取過去，貼在胸前大哭。杜利高道：密司可是喜歡金條麼？荷波娟忙把金條擲到十丈以外，顫聲道：這箱既失望，請再開第二只罷。

第二只、第四只、第五只、第六只，又仍是失望，都是些刀劍之屬，以及古衣金條。

等物。荷波娟倒。在杜身上。痛哭道。完了。完了。不如死罷。這時。忽然。鮑德把小箱尋回來了。

(九)

荷波娟與杜利高。跪在箱旁。再開這落後之一箱。荷波娟像發狂一般。喊道。天啊。只有這一箱。子了。箱裏裝滿了金條。與我仍絲毫沒用的啊。箱面上。有一張舊布帆。覆着帆下。又有一方粗布布下面。有十二條金子。杜利高把他聚在地上。道。這些金條。合起來。可以成小康了。荷波娟視金如糞。土。仍喘着氣。翻下去。揭出一塊破布。却見一只長方小盒。揭開來。一瞧。失聲喊道。在這裏了。這時。真像發狂一般。跳起來。把盒子裏的一張紙。吻了幾吻。授給杜利高。道。你瞧。你瞧。這是我的寶貝啊。從此。我可以救我的老父。我也可以不死了。你也可以……說到這裏。便縮住了。沒說下去。杜利高也驚喜。

瞧是一張古黃色的紙。是一封短信。信上的年月日。還是十五年前的時日。是說明華德娟的殺人罪。是被冤的那華德娟。就是荷波娟的父親。荷波娟道。你不狠明白麼。我來詳細告訴你罷。說時緊握杜利高的手。杜利高情不自禁。道。密司。可知道我心中的委曲麼。荷波娟不作聲。倚杜利高懷中。杜利高又道。我愛密司。達極點。密司又怎樣。荷波娟仍不作聲。

停了一會。荷波娟道。十五年前。烏鵲山裏出了一件謀財害命案。我父有嫌疑。被他們監禁起來。這時。我只有四歲。母親悲哀非常。時常帶了我進獄中。探父親沒有好久。我母親也悲傷死了。臨死囑我替父親洗冤。這種情形。真可慘得狠……說到這裏。荷波娟淚如雨下。又顫聲道。至今白髮老人還在獄中咧。

又道。一年前。有一個父親的朋友。寄一封信給他。這人叫做魯反多。就是那

箱子上縮寫的 R. H. 三字。這人就是那案的殺人真犯。他在一家美國醫院裏診病。臨死把自己殺人。我父被冤的話寫明在信中寄給我父親。父親便與我觀看。同時美國醫院的院長也寄一封信給我父親。他說台遊魯反多。臨死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是海盜。是烏鵲山命案的真犯。華德娟是被冤的。這信一共有兩封。一張是正稿。一張是副稿。那正稿是藏在七只古箱裏面。與許多犯罪證據在一起。這七只箱子不知他託那一個。人寄到什麼地方去了。還有一張副稿也同時不見了。華德娟如果要出獄。須把這七只古箱找到。拿出那信來才可作證……我所以到美國來探聽。誰知台遊有一個女兒。同時也來探聽。我探聽是想替父親洗冤。他却因他自己嫁了一個富商。要隱匿他父親的罪惡。即所以保全自己的令名。這人就是要向你收買這只箱的黑睛婦人。誰知你竟沒賣給他。真是天意。但是你的高義深。

情。我。是。一。輩。子。忘。不。了。報。不。了。現。在。我。既。然。得。到。此。信。就。要。動。身。往。印。度。去。
救。我。父。親。出。獄。了。待。到。父。親。出。獄。以。後。我。再。來。與。你。預。備。……杜。利。高。笑。道。
預。備。什。麼。荷。波。娟。紅。潮。暈。頰。狠。不。好。意。思。却。不。做。聲。
杜。利。高。道。我。來。說。罷。可。是。預。備。婚。事。麼。
荷。波。娟。含。羞。微。笑。……兩。人。才。親。親。蜜。蜜。接。了。一。個。吻。



蜜月旅行笑史

中。國。人。新。婚。的。一。月。裏。新。夫。妻。倆。總。是。廝。守。着。不。大。出。門。的。如。今。却。有。許。多。
新。式。的。人。學。外。國。人。蜜。月。旅。行。了。

金。靜。珍。和。倪。寶。章。兩。人。從。小。由。父。母。給。他。們。配。的。親。到。了。今。年。才。結。婚。結。婚。

的儀式是新老法。且慢。怎教做新老法。他們兩人究竟誰是男。誰是女。照字面上看起來。自然金靜珍是女。倪寶章是男。

可是照做小說敘述的習慣法。沒有把女敘在上面的。小說家的心目中。總是男重女輕。所以千篇一例。多是把男的名字放在女名字的上。面可見得男女平權這句話。還在夢想時代。咧。既然如此。我做這篇小說。自然也要照着習慣法敘述。所以金靜珍其實是男。倪寶章乃是個女。他們名字題得奇怪。不能怪在下寫的突兀。所以他們結婚的觀禮券上寫着。

某月某日爲金靜珍
倪寶章行結婚禮恭請

參觀

金某某鞠躬

禮堂設某街某號

接到觀禮券的人向來認識他們的。是然知道底細。但是也覺得這張券似

新。非。新。不。倫。不。類。各。人。名。下。也。不。刻。着。誰。是。先。生。誰。是。女。士。所。以。那。些。不。狠。相。熟。的。都。以。爲。金。靜。珍。是。女。有。的。說。倪。寶。章。一。定。是。入。贅。到。金。家。去。的。所。以。勞。的。底。下。是。姓。金。的。出。面。的。有。些。人。說。如。今。是。新。法。了。女。佔。上。風。所。以。女。名。字。排。在。上。首。也。許。倪。寶。章。的。父。兄。叔。伯。都。死。完。了。沒。得。人。出。面。落。得。送。一。個。順。水。人。情。給。金。家。由。他。們。出。面。拍。拍。新。夫。人。馬。屁。

聚。訟。紛。紜。了。一。陣。子。才。知。道。金。靜。珍。是。男。倪。寶。章。是。女。

男。女。的。疑。問。解。釋。開。了。如。今。要。講。他。們。結。婚。的。新。老。法。了。

他。們。結。婚。仍。舊。用。舊。式。的。儀。仗。用。花。轎。把。新。娘。子。接。了。來。一。切。依。舊。是。老。式。祭。祖。待。新。人。做。花。燭。吃。團。圓。夜。飯。披。紅。插。綠。喜。婆。伴。娘。鬧。得。不。亦。樂。乎。只。因。新。夫。婦。都。在。學。堂。裏。念。過。好。幾。年。書。絕。對。不。肯。行。舊。式。婚。禮。所。以。新。郎。穿。着。一。身。大。禮。服。戴。着。大。禮。帽。新。娘。子。穿。一。身。妃。色。繡。花。的。裙。襖。頭。上。披。了。很。長。

的妃色珠羅紗向北並立在禮堂上。鞠了三個躬。又對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來賓鞠了幾個躬。掉換了戒指。結婚證書上蓋了兩顆印。婚禮就算成立。在行結婚三鞠躬的時候。靜珍狠恭而敬之的鞠了三個躬。寶章的身體却璧直的立在那裏。連腰也沒彎一彎。頭也沒動。一動待到婚禮成立。靜珍的父親。嚷着道。新娘子受了我們靜珍三個鞠躬。他却動也不動。這種樣子。還成什麼話麼。那是不行的伴娘。暗暗對新娘子道。老爺動氣了。

祭祖的時候。新娘子居然恭而敬之鞠了三個躬。

這種結婚。既不是新法。也不是老法。所以叫做新老法。他們美其名曰文明結婚。

寶章道。我們既然結了婚。應當就去蜜月旅行了。靜珍道。月子裏便出去。要給人家說話罷。寶章道。虧你也在學堂裏畢業出來的。說出這種話。頑固極

了。我是處處洒脫慣的。你既然做了我的丈夫，也要洒脫些才行。切不要學兒女子嬌羞模樣。你不去，我獨自旅行去也。使得不過與蜜月旅行的一蜜一字不合符了。靜珍道：「新娘子在月裏獨自跑出去，更不成話了。也罷，不免由我伴你去走一遭了。可是父母那裏允許不允許呢？」寶章道：「這個非你擔任疏通不可。疏通不成，功只有武力通過了。」靜珍暗暗吐了吐舌道：「不好了，娶了個軍閥老婆來了。」我的穎子可險呢！他們會議了一陣子，靜珍主張就近到蘇州玩玩。寶章却主張越遠越好。還是到北京順便好。乘京奉車到山海關走一遭。也許奉直軍戰事的痕迹還可以瞧得見。咧！他們的會議並沒別人插入。所以不能叫做三角會議。只可以叫做平行線會議。因為他們兩人的主張各趨極端，也可以叫做床前會議。因為議場設在房裏。議了兩天，總算互相讓步，議了個折中地點。不過這地點也是寶章提出來，強逼

着靜珍承認簽字。他對公公婆婆道：靜珍一定要拖我出去旅行。我意思至多到本地慧山玩一天也就得了。靜珍聽了，知道自己做的傀儡，却懾於軍閥的勢力，不敢辯明。他們的神氣好像是一省之中的督軍省長。靜珍是省長寶章，却是督軍靜珍的父母，好像是政府。

折中的地點是杭州的西湖。蜜月旅行西湖自然是很好，可是這兩位都沒有到過。休說西湖就是近在無錫的太湖也沒去過，所以一路上的笑話不一而足。

動身的時候，他們也沒買一只隨身皮包，却把嫁裝裏一只銀朱漆皮箱帶在身邊。另外又帶了一只網籃，又提了一個衣包。衣包裏還包着一黃籃，雞蛋糕，兩根甘蔗。這是預備在火車上吃的。所以隨身帶了此外又帶了一個熱水瓶，背在靜珍肩上。他們恐怕新皮箱放在行李車內一定要擦傷，只得

也帶在身邊。網籃放着許多吃東西。是親戚們送的。兩黃籃。無錫肉骨頭。兩黃籃。橘子。兩黃籃。蹄子。美名叫做脚。脚。順是說他們一路順風的意思。此外。有一包油炒西瓜子。一包鹹水南瓜子。三串無錫油麵筋。這東西他們本不肯帶在路上。靜珍的母親道。杭州有個親戚住在靴兒河。下。你們代我去探望。探望油麵筋。是無錫的土產。他們最喜歡吃。便送把了他們。靜珍寶章。拘不過只得也放在籃裏。可是心裏總不狠情。願又祕密議了一陣。預備火車。開得快的時候。把這麵筋從窗子裏丟在野外。靴兒河。下。罰咒也不去。他們想。網籃裏放了這許多吃東西。放在行李裏。也不狠妥當。管行李車的。也許要偷吃。所以網籃也帶在身邊。一件也不寫行李票。倒可以省了兩銅元。一件的行李費。

走到軌票門首。查票員見他們拖了這許多東西。便不許他們走進月台。要

他們扣了行李牌子才能放行。鬧了半天寶章忍痛把箱子網籃寫了行李票。却不放心偏要瞧他拿上行李車去。腳夫道：「你們只要把行李票藏好，遺失了便領不到東西的。」這却要緊。我們是不會偷的，你放心便了。寶章道：「你拖拖拉拉把我箱子上的漆擦傷了，我不答應你。一定要賠的。」腳夫道：「怎不做一塊箱夾板呢？」箱子網籃既上了行李車，油麵筋便沒丟棄的機會。他們視為最煞風景的東西，依舊由杭州帶了回去。只說那親戚已遷居靴兒河下，找不到他們。

他們買的是通車票，只巴望到了上海可以換車。所以一路上問着人：「可已到了上海麼？」人家總搖着頭道：「早咧，這裏是蘇州……崑山……」南翔過了，南翔大家都立起來，整頓物件，似乎要下車的樣子。他們又問人：「可要到嗎？」人家笑道：「你們沒到過上海麼？怎的不停嘴的？」問人這裏過去沒多遠，快到

上海了。他們以爲滬甯車一直開到吳淞爲終點。所以心裏急急恐恐。把上海錯過耐了一陣子。見火車又停了。也有兩三個人下去。這時天已昏黑。塵不出月台的地名。牌子只得又問人道。這裏可是上海麼？那人含糊着道。真茹無錫人聽了。真茹的口音以爲是「正是一」他們便急急忙忙的收拾東西下去。走到門口。車已慢慢的動了。他們又想冒險跳下。大家才奔過來。把他們拉住。叫他上海落車罷。跳下去是性命交關。咧他們聽了。越加垂入五里霧中。人家又解釋了一陣子。他們才明白是真茹一車子的人都是暗笑。也有許多人怪着那含糊回答的那人。怎不說說明白。險些兒闖大禍。滬杭路也有一站的名字。非常奇怪。他們覺得自己是從上海換了夜車向杭州進發。不道過了松江以後。也不知又經過了幾站。忽然有人在窗外喊道。上海落車！上海到了。客人快落車！寶章道。這却奇了。難道這火車是

環行的麼。不要杭州已過。火車又開回到上海了。麼靜珍道。聽說上海有圓路電車。火車是沒有圓路的。我們又沒下車。怎的。火車又開到上海了。麼難道火車是倒行了麼。寶章道。也許是的。不過火車爲什麼倒行呢。靜珍道。現在時勢不狠太平也。許前面有危險。不能開過去。才臨時倒行回上海了。夫妻倆一問一答。聽得對座的一個老者笑起來道。這裏是「長安」並非上海。這裏的人讀「長安」的聲音與讀「上海」的聲音一般的。寶章與靜珍紅着臉點頭道。原來如此。到了杭州城站有許多旅館夥計喊着自己旅館的名字。靜珍隨手接了一張旅館招紙一瞧。原來是城站旅館。那旅館夥計問道。兩位可有行李。靜珍便把行李票交給了他。命他去拿行李。自己便同寶章付了車票出站而來。那人力車夫都圍着他們問可要車子。照寶章意思要候那夥計拿了行李出來同走較爲妥當。靜珍道。旅館接客都很靠。

得。住。何。必。等。他。同。走。我。們。坐。了。車。子。先。去。到。了。旅。館。門。口。等。他。便。了。說。着。就。對。車。夫。道。城。站。旅。館。幾。個。錢。那。車。夫。向。他。們。身。上。打。量。了。一。陣。知。道。是。個。香。客。便。說。道。城。站。旅。館。不。狠。遠。只。要。一。只。角。子。他。們。還。了。一。陣。子。價。言。明。九。個。銅。元。一。乘。兩。人。跳。上。車。子。車。夫。便。洒。開。大。步。而。去。在。相。近。的。馬。路。上。兜。了。一。轉。拉。到。城。站。旅。館。門。口。停。下。靜。珍。一。瞧。依。舊。在。車。站。相。近。那。旋。館。却。是。城。站。旅。館。便。與。車。夫。理。論。車。夫。一。口。杭。州。話。夾。着。許。多。「兒」字。靜。珍。聽。不。清。楚。又。見。車。夫。蠻。橫。無。比。只。得。認。虧。把。車。資。如。數。付。給。明。天。早。晨。兩。人。走。出。旅。館。散。步。却。瞧。見。了。城。站。旅。館。的。側。面。有。一。個。遊。戲。場。叫。一。樓。外。樓。一。問。旁。人。知。是。業。已。停。業。他。忽。然。想。起。了。兩。句。詩。道。一。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一。念。了。一。陣。便。改。了。兩。字。道。一。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今。已。休。一。他。們。兩。人。感。慨。得。了。不。得。

到天竺的。那天由旅館雇的轎子，所以並沒討價回價的麻煩。兩人從城站到了旗下營，從錢塘門新新旅館一帶走去。天忽然下雨了，轎夫非常狡猾，便把轎子從肩上放下來，同盟罷工起來了。靜珍沒法，只得把金錢主義來作戰。具令許每一個轎夫加給酒錢一元，果然取消動員令，向前途進發。在天竺吃素飯，吃了一只炒麻菇，一只筍燒豆腐，一只素三絲，一只拌窩苣。筍後來堂倌跑上來，一算三角六，五角八，二角七八角半。一陣子亂喊總數，却是三元六角二分。小賬在外，轎夫飯錢一元零八分，也在外。靜珍呆了，他想這一些素東西怎的貴到這樣？寶章也說堂倌有意錯賬，他一定是欺生之故。我們不能任他這般混賬。靜珍便把堂倌喊了過來，堂倌以爲是還賬，便擠了兩把熱手巾過來，笑嘻嘻的說道：「請擦臉罷。」靜珍沈下臉道：「你把賬再算一遍。」堂倌道：「賬已報過了一總，是三元六角二分。」小賬在外，轎飯賬一

元零八分在外堂信。想要我再詳細報一遍。那與剛才所報數目一定不符。就是符了。總數也湊不正的。倒碰着了。道地的香客來了。不要給他佔了便宜。去想到這裏。靜珍又催着他。道：「你再把細數一一報來。」堂信道：「我已報過了。這裏不是你一個吃客。我做堂信的。也不是侍候一個客人的。說着便走開了。靜珍便走到賬櫃上去。理論賬櫃先生道：「揭穿天窗說亮話。天竺的素飯是家家如此的。你要再報細數是報不出的。你信得過付了去。信不過下次光顧別家便了。我們做這生意。只有這香市裏可以掙幾個錢。除了香市只好喝風。你們香客出來燒香遊玩。也不在乎此。靜珍道：「掙錢總要將本求利。怎能錯賬。賬櫃先生道：「東西吃到你肚裏。價錢怎能由你作主。兩人鬭了半天。許多吃客勸着靜珍道：「還是照數付了罷。爭也無益的。下次來吃東西總要先問了價才可以吃。這次買一個乖罷。靜珍又忍着如數付給。」

在靈隱買天竺筷討價要二元八角一把。後來六角洋錢買成的。靜珍自以爲這次沒吃虧。其實本地人只要一角小洋就買得到了。坐划子到三潭印月。天忽然又下雨了。寶章命船夫用力划他自己也幫着划。可是從沒學過因爲用力過度。那槳着水他以爲水是狠結實。用力一歛。怎知自己已隨着槳側下去了。靜珍用全力抱住了兩腳。雖沒跌下去。半個身體却已洗了個冷水浴。船也幾乎傾覆。寶章變了一只落湯雞。船夫道：幸而沒跌下。跌下了。很難救的。西湖底是香灰泥。狠不結實。身體跌了下去。越陷越深的。那天夜飯是在杭縣路聚豐園吃的。覺得滋味狠好。明天在路上靜珍忽然遇見一個舊同學。後來這個同學到城站旅館去探訪靜珍。便與他一同出來。寶章因爲有些頭痛。所以一個人在床上躺了一會。天已夜了。靜珍打電話來說在杭縣路聚豐園吃夜飯。除了這老同學。並沒他客。你也來罷。寶章

便回房掠掠髮，腳擦了一個臉，擦了一些雪花膏，命茶房叫了一乘車子，言明小洋一角，他便跳上車子。車夫見他是個香客，有心調排，他便加快拉到杭縣路聚豐園水門汀邊停下。這時天已昏黑，寶章付了一角小洋，回轉身，體便望門裏跑進哈哈，這個笑話鬧大了。他走進門去，覺得似乎與昨夜有些不同，却仍一脚跨進第二扇門去，誰知這扇門才跨了進去，連縮也來不及。臉上紅得像關羽一般，跑出門來，喘息着定神，一瞧原來並不是聚豐園。聚豐園的大門在右首，這裏原來是「明湖」浴室。聚豐園在「明湖」的樓上，兩家合租着一所洋房營業的。

連日吃了酒菜，網籃裏的東西全然忘却了。他們一天遊玩回來，忽聞得房內一陣酸臭，便怪茶房收拾得不清楚。茶房不服，闖了一陣口。茶房才從網籃裏找出一黃籃無錫肉骨頭，一黃籃蹄子，已是變味霉的白毛，出有三分。

多長一股酸味。聞了幾乎把昨夜聚豐園的酒菜一齊嘔了出來。城隍山的油酥餅是著名的。可是不知怎的。近來城隍山比從前冷落得不多。香客也不大敢請教油酥餅了。不過城隍山茶館門口總還有一個人喊着香客進去吃油酥餅。他們倆便由這個人招待了進去。先泡了一碗本山茶。沒一會兒便做上一個熱騰騰的油酥餅。大約有海碗一般大。半寸多厚。很像蘇州買的杭州餅夾層的滋味。一無可吃。寶章也不要吃。便算賬。還鈔堂信道油酥餅八角四茶三十文。靜珍嚇了一跳。免得鬧氣。又忍痛如數照付。總算又學了一個乖。第二次決不再光顧了。

夜裏又在大世界玩了一回。覺得比無錫的新世界略勝一籌。明天夜裏又在第一台看戲。再明天又在鳳舞台看戲。總算沒鬧笑話。又隔了一天。仍到大世界去臨了看影戲。他們恩愛非常。靜珍把寶章的手緊緊握着。片子也

還好是一張滑稽片，看得非常歡喜。誰知影戲演完，電燈亮了，却有個警察立在他們旁邊，把手在靜珍肩上拍了一拍，道：「先生，到局裏去。」靜珍道：「我好在這裏看影戲也沒違法，也沒違警章，叫我去作甚？」警察道：「你不違警章，麼？」靜珍道：「我當真沒違警章。」警察冷笑道：「哼，你到局裏去說罷。你好好地已走着，免得拉拉扯扯不成樣子。女人也要同去。」寶章道：「我自信沒違警章，沒做虧心事，去走一遭也好。有理天下，去得怕他作甚？」靜珍才滿面羞紅，與寶章一同走出去。一個警察押着到了局裏，才知影戲場男女分座的，他們雜坐了，不算，還要握手有鬧風化。實違警章，所以要罰。靜珍說：「我們是夫婦，並非不規矩人。」警長道：「那麼罰了四塊錢。」能靜珍一摸身邊，剛巧有四元，便繳了罰款，拿了收條出來。總算沒嘗拘留所的滋味。

他們灰心極了，便收拾收拾乘火車回無錫。蜜月旅行的成績，真不成話。連

杭州。出。產。的。茶。葉。藕。粉。火。腿。一。些。也。沒。買。三。串。油。麵。筋。依。舊。帶。了。回。去。一。只。銀。朱。漆。的。新。皮。箱。擦。得。百。孔。千。瘡。

他們記起了蜜月旅行便切齒一陣嘆息一陣。

寶章的家庭督軍却把靜珍的家庭省長依舊壓制得非常靜珍父母的家庭政府對於督軍依舊無可如何。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册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禹鐘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紅蕉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海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瞻廬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叔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卓呆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西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舍我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枕綠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册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三版

紅蕉小說集 (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函加郵費及匯費)

著者 江 紅 蕉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所 世 界 書 局

總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上海 漢口 廣州 香港 汕頭 梧州 桂林 柳州 貴陽 昆明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迪化 庫倫 歸化 綏遠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寧夏 青海 新疆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寧夏 青海 新疆

世 界 書 局

